

51-1
431

"Title Series" 之

婦女解放與性愛

Virina Emancipo Kaj Seksamo
de
Lu Chien-Bo Kaj Jasmeno Den

104317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8

日 九 年 一 十 二 國 民
送 移 部 育 教
館 書 閱 平 北 立 國

Virina Emancipo Kaj Seksamo

婦女解放與性愛

天濤劍波合著

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1923

著者其他婦女問題譯著

- 一. 自由的女性 高德曼女士著 開明書店
劍波譯
- 二. 初民的性生活 Fehlinger 著 開明書店
劍波譯
- 三. 新婦女的解放 天喬 合著 泰東圖書局
劍波
- 四. 女工與職工組合 Wolfson 著 譯述中
劍波譯
- 五. 婦女的三時代 天喬 著 南華書店

婦女解放與性愛

目次

序言

婦女——舊式的奴隸與新式的奴隸

婦女的戰棧

婦女的敵人

婦女與家事

婦女與五月

女性的解放

20576

婦女與社會

婦女的感傷性和脆弱性

論性愛

壁還『戀愛貞操新論者』

非戀愛與戀愛貞操

論『性』

非戀愛與『休戚相關』

昆蟲的求婚

性美與藝術

談『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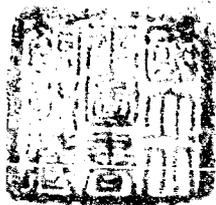
被賣以後

讀『自由的女性』

我們的結合

序 言

在這個「大時代」裏，便是像我們這樣的「小人物」也逼着不能不出來發表其對於各社會問題之淺見，——這是有社會一分子的資格者所不能卸去的責任，婦女問題在各社會問題當中，不能不說是和經濟問題有一樣的重要。假如在兩性中間還有一壓制一奴伏或者站在兩個敵對的戰線上，那末，經濟問題是不能得到完全的解決，而整個的社會進展與變革亦將受其不良之影響。這是由婦女主義者以至於各



社會主義者都同意的，然而在這個「中國的大時代」裏，婦女解放的聲浪竟至沉寂了下來，實際運動只存了一個空名字，即有點言論上的鼓吹也大都是站在肯定了現社會秩序的布爾熱窪西的觀點上，——這實在是我們站在婦女解放的最前線的人所認為歉然的。

本集包含了我和天喬同志的多篇論文——有幾篇是我的譯品——，有範圍包括了整個的性的解放問題她和我倆著的前一集『新婦女的解放』（已在泰東書局出版）有相等的重要和聯帶關係，不過爲了文義的比較能銜接起見，不像前集那樣將我和天喬的文字分成二部，而本集則混合編彙之，在每文的結尾印上著者的名字。

本集中收的好幾篇是討論非貞操與非戀愛問題的文字。非貞操固已成爲定論，而「非戀愛」則現在還在積極的討論之中，不過我個人的主觀是偏在否

定一方面的。雖然，我們還要繼續去討論。但那幾篇文字，已是供留心該問題者的一個參考了。

再，本集諸文都會在新女性，婦女戰線，文化戰線，世界月刊，文藝戰綫和其他刊物上發表一過的，特此聲明。

劍波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于上海

婦女—舊式的奴隸與新式的奴隸

女子，算是人類最不幸的份子了，她自從在母親的腹內出世以後，就被社會所公認為將來男性的奴隸了。當她到了成了人的時候，她的家庭就把她安放在一間小屋子內，或出嫁在別的由父母包辦決定的人家。這便是她的陷阱，肉麻而且好聽的名稱，便是閨闈。在其中她便不得不為家庭做種種的苦工，即是說，做了家庭的奴隸。她終日勤勞，以取歡於父母或丈夫翁姑，看管弟妹及小叔小姑，整理家務，縫洗

衣服，預備食物……等等。這是就平常人家而言。在資產階級的婦女，家庭中雖然有奴婢僕婦，較為瑣屑勞力的事不去工作；然而她們過的仍是非人的生活。——預備做「候補的玩偶或奴隸。」喫喝賭玩，講究時髦裝飾，練習以博取人家的欣賞為目的之交際手腕。她是不能夢想到人生的正鵠或樂趣的。固然，在她自己，是毫不覺得有精神或身體上的苦痛，也許還驕傲自得，以為自己或是富有金錢，或是能吟能詠，或是貌若羞花，或是擅長交際，或是獵得才郎，或是——然而這種主觀的幸福是非常不可靠的，她在審觀上，即是說，在實際上，她只是玩偶或奴隸。至於無產階級的婦女，則更可憐了。她不僅是家庭的奴隸，而且是資本家的奴隸；她不僅是丈夫的性的享樂品，而且還是工頭的性的享樂品；她的囚牢不僅是家庭，而且還有工場；她拍賣的不僅是勞動力，而且還有性的器官和行為等等。她的操作每日如是，一生如

是，對於精神生活方面，是完全顧不到的。由這樣無意味而又悲慘的生活一直下去。女子在無形中竟做了懦弱了。

拔可芬說：『如果一生只管坐在車旁邊，身體和精神一定要衰弱下去的。』又克魯泡特金在告少年上舉出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說：『明天一個窮人來請你去給一個人看病，他把你領到一個小街裏，那裏的人差不多是滿了，空氣也不透，日光也沒有，你進到一間黑暗的房裏，又髒又冷。那病人睡在牀上，蓋着一條破被；她的幾個小孩子面黃筋瘦，在旁凍得打戰。她男人尋常時一天給人作工，現在正在那田裏沒有事的時候，從前每逢這時，那女人就去給人洗洗衣裳，作作零活，一天弄幾個錢，貼補貼補，現在他又病到已經兩個月了，他自然是越發苦了。……第二天你遇見你一個同學，告訴你，昨天有一個人家用馬車接他到一個大宅子裏去，給他的太太看病，這婦人是不

眠症，他一生專講究打扮，聽戲跳舞，你的朋友就勸她少喫有火的東西，多透透空氣，沉沉心，活動活動筋骨，前頭那女人死了！是因爲飢勞所致；後頭女人是病了！因爲他永遠不會作工。』由這點，我們可以知道婦人的可憐了！她的身體上的衰弱，原不是在生物學上決定的。而是被決定於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卑下地位和歧視。她無論在家庭中或工廠中，都是受了有形或無形的幽禁着，強迫她做男子不做的賤役，有時或有一點小事不能順從丈夫或翁姑的意思；又譬如她是在工廠裏，有一點小事不能順從廠主或監工的意思，於是大鞭子便在她的身上打下了。

有時有些女子，不能受這種苦痛和恥辱，想求一點自由的生活，於是便挺而走險，脫離家庭而到外面去飄泊。但是，在舊禮教的社會制度之下，這種逃竄的行爲，也是不容許的。社會上將以道德的名義，加她以淫奔或不肖的穢名；將以法律的名義，科以拘捕

或笞囚的刑罰，而況經濟的大權，原是在男子的掌握中呢！脫離家庭的女子，爲求衣食住的關係，只好迫而在做工廠的奴隸，與做賣娼的事業，兩條路中任選其一了。至於爲了名教道德所束縛着的，爲了金錢勢利所迷惑着的，爲了膽小志弱而屈伏的，只好在禁錮中安之，自售其身，以求滿足家庭的慾望和男子的娛樂了。

謝謝現在二十四紀的新時代！一切新的學術，新的思潮都起來向舊的勢力攻擊了。所以我們在深閨之中的女子，也被新的思潮所震盪而漸漸的被解放了。但是，承襲了奴隸根性太深固的女子，一朝出了閨闈，走到社會上來，奴隸根性還是不會去掉的。這是什麼原因呢！難道奴隸根性生來就是女子所有的特性麼？我想，女子奴隸性的太深，大約是因爲被男性中心社會壓迫太久了，漸漸的變成了社會的遺傳。有些，也許爲了有虛榮心的和好裝飾的緣故，爲

了使男子加以愛悅的緣故，所以她們還是自屈的把她們自己做成了新式的奴隸。他方面，因為有些男子，如加本特所說的：『男子對於財產及私有觀念的熱望，到了他所視為最可寶愛的女子的臣服，於是便登峯造極，我想這也是自然的。但是由此不合理的事，却又生出一大串不合理的事來。女子在一方面固受人的阿諛與仰慕，但是同時則又處於奴隸的地位為人所蔑視，愛理斯說是「天使與白痴合成的，」這話真不錯。而處在這種情狀中的女子，也不識羞恥，自己去適應此種待遇，於是便真成為天使與白痴間的事物。』這樣的人多着哩！而且形成了新的未成熟，舊的未死滅的過渡期中的大批產品。

近來有許多女子，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及小資產階級的，或有智識階級的女子，常常自己以為已經不是奴隸了，她們已經被解放了。因為她們已經不必去工廠裏作工，不必到貴族家庭裏去做女僕，無人輪

她牢守閨闈，她已有交際，結婚，離婚的自由，她不受金錢勢力的限制，她是上層階級，遂自以爲是個健全已解放的女性了。或者有一批做女教師的人，她因爲自己有了職業，已經不是社會上的寄生分子，故自以爲清高是新人物。這些人，她們都以爲可以向同性的一切不幸的貧困的，或智識卑下的女子驕傲：指摘別人是「不覺悟的女子」，自炫她們已不受任何人的束縛壓制已不爲任何人做奴隸。假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女性自當以她們爲模範。然而，可憐，在煌煌然的表面之下，還有一層悲慘的黑蔭。因爲解放的事實，不是這樣簡單的在經濟制度以及其上層建築物未完全傾覆重新之時，各方面的壓迫束縛和誘惑——使人爲「被迫的奴隸」或「自願的奴隸」的——多着呢！因爲我們的解放是在打脫各方面的壓迫束縛，不僅是從政治上的臣屬，經濟上的被驅策，而且還要從思想上行爲上都解放出來成爲一個自由自主的

人。然而這樣是不爲現社會所許的；現社會之下如果有這樣的女性，她必然是被迫害的叛徒。否則，雖然自己可以矯飾以鳴高，然而還不免了帶有多少奴性。

譬如有一產階級的婦女罷：——現社會固然是在有產階級獨裁之下的，所以她們便也是社會的優越階級，她們有奴使踐踏卑下者的權利。然而她們果真是解放了嗎？巴枯寧說過幾句話：『如果一個人不能使其同羣的人解放，他連自己也不能解放。』當社會上尚有某階級或某部分人還未解放之時，社會不能均平的發展；個人與社會是不能脫開的，當然要受牠的影響。這不只是邏輯上的推理而是事實。現社會尚穩固着對抗的階級，道德上，學術上……尚存着性的歧視，有產階級的婦女能說自己是已經獲得了完全的解放嗎？又譬如有一智識的爲女教師者，她能自食其力，不爲社會上的寄生者，她實在可以使一般女子佩

服，她已經是踏進了解放的道路前進。然而要知道，她在社會上的位置，仍是一個腦力勞働者，和體力勞働的女工一樣在市場上拍賣勞働力，而且還要受「供給與需要定則」所支配。在事實上，「她是自由勞働者」，這個「自由」是有名無實的諛詞。她仍然是未完全解放的被掠奪的女性。

現在，還有一大羣自命爲已解放了的新女子，她們自然既不是工廠的工人，更不是家庭中的僕婦，也不是良妻賢母的效法者，然而她們却很少的不是丈夫（或愛人）的奴隸。固然，她們能夠同其丈夫或愛人到外面去遊玩，甚而更能同其丈夫或愛人一同參加到某種的政治活動或社會運動，她們當然是自以爲樂意的了，自以爲是覺悟的了，自以爲是解放的了。但是，她們却不知道，自己的冒險，行動，思想種種的權利，都不在自己的主有之中，她們只知做「天使與白癡」主義者。下焉者，在戀愛中享受了

解放的虛名，做了丈夫或愛人的小鳥兒，只知好裝飾，好低級的享樂，好暫時的歡愉，以求得男子的歡心，尊之為「天使。」加本特的戀愛論中引婦女問題 (Women's Question) 的著者說得好：『我自己承認，現在已無偽善的自己讚美的餘地。在跑馬場或證券交易所中的叫囂呼號的羣衆，無論怎樣設想總是下流的。雖然，當午后三四時間，試至倫敦繁華的街市，則其所見，尤令人痛心無已。無數女子——只是人形玩物的女子，目光灼灼的時對着陳列窗縱觀五顏六色的裝飾品。……』(樊仲雲譯本第五十五頁)是的，女子的通病，總是在求裝飾，求享樂「女性的芳香甜美」的男子的讚揚。我得着如同婦女問題的著者一樣的觀察，在上海的繁華的街市中，在各個大公司的樓上，在賣衣料的地方，——尤其是在賣豔麗的衣料或化妝品的地方，我們稍為留意去注意一下，買主大概總是婦女們，而女學生也頗不少，上焉者，她們確能

够在丈夫或愛人的控制之下，在 for the sake of「戀愛」的聖名之下，敢於動——動——動。或者為政治上的革命，或者為社會的鬥爭。她們是值得我們所佩服的，然而，受了丈夫或愛人的精神控制，做了他們思想的奴隸，而自己得不着言論，行動的自由不說，還得不着思想的自由，是多麼的可憐呢？這個例子多得不能枚舉。她們可以因戀愛者之變遷，而決定她們的信仰，思想，行動之變遷，甚至于前後成了恰相反對。譬如她先愛了一個信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男子，於是她便加入了C.Y.信仰了布爾什維克主義；隨後與他的關係淡化或解體了，而與一個國家主義者相愛，她便馬上相信了國家主義，加入他們的團體，在丈夫或愛人的支配之下工作。總之她對於信仰或思想全是盲從的或被動的，她自己沒一點明瞭或選擇，她全是他人思想上信仰上的奴隸，或自願的奴隸。這樣所謂的解放，也不過與從前舊式的婦

女比較，如五十步與百步罷了。前者做了男子肉體的奴隸，後者，做了男子思想的奴隸。說來還都不是奴隸麼？不過換換形式與名稱罷了。

末了，我要敬告於一般女同胞們，——尤其是「所謂新女子」——我們的做人，是要做一個在生活思想上和行動都要得到完全自由的人。尤其在現社會問題尚未得着澈底解決之時，我們不能不勇猛地下了必死的決心去爭得最低的可能闕而達到我們的完全解放。我們要知道，新的枷鎖與舊的枷鎖只是形式上與名稱上的不同，而其實，己身之奴隸化則一。

在這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刻，我非常高興的見着許多婦女們勇敢的反抗一切而加入革命的戰綫去工作，然而我却又從這些婦女當中，發現了許多的「從夫信仰」或「從愛人信仰」的姊妹！這在我個人認為是不對的，我希望親愛的努力婦女解放的姊妹們注意

到這一點。

(天喬)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婦女的戰線

——作爲婦女戰線旬刊的宣言

我們的時代已經是，而且應該是一個“實際行動”的時代；是一個被壓迫階級尖劇地要求自由而鬥爭的時代。所以一切爭自由的解放運動，譬如婦女解放運動，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都本着了牠的——已經建立了的——革命理論而表現之於革命的行動。理論自過去的時代以至於今，已經開了花了，現在該是結果的時代；或者更要由實際行動的教訓去修正理

論，使理論和行動爲更深一度結合，因之而使實際的革命行動發生更大更直接的效果。

婦女的解放運動便是這樣，而且應該是這樣。

我們不能否認：在中國的婦女運動，從過去以至現在，完全是將注意點集中在Bourgeoisie 或 Petit-Bourgeoisie 的婦女身上，使他們從香閨櫥閣走到實際場所，商業場所，以至於政治舞臺。所謂婦女的職業平等，機會平等，遺產承繼，婦女參政……這些都僅僅給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婦女們一點恩惠。解放了，平等了，其結果，只是婦女們也出現在公園劇場，商店銀行和議會罷了！然而自由競爭的罪惡，權力階級的罪惡是沒有絲毫減少的，反之，更增加了一些火藥。

在中國，這種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正在完成，並因其投合了政黨的需要，牠的進展亦究有可觀。然而這在我們是不敢滿意的，我們的意見有兩種：第一，

是將婦女運動的範圍擴大到無產婦女裏去；第二，是將婦女問題囊括在社會問題裏面去尋求解決。

對於第一個見解的理由是非常明顯的，時代的主潮已經過渡到 *Klasbatalo inter Kapitalistaro kaj Proletaro* 了。無產婦女們在主觀上是應該興起的；在客觀上亦自身努力在求興起。組織，教育，是我們應該擔負的責任。如何去組織，如何去教育，是我們目前急迫的問題。在第二項，因為我們認定：整個的婦女解放，如全人類的解放一樣，不是藉助于枝節的遺產承繼權及參政權之獲得所可為功，而必需要在根本變革這社會的經濟制度。故婦女的解放問題，已經不能不投入在社會問題裏面。批判和抹殺過去婦女在解放運動中的理論上和實際上的錯誤，而指出一條明坦的必由的大道來，并循此大道衝鋒，更是我們青年婦女目下的使命。

無論其為理論的批判和抹殺，與實際的行動，都

不是在劇場上的獨白，而是有鬥爭意義的。或是退守，或是防禦，或是進攻，這都是戰線上的戰略，在我們這個時代，退路已經是沒有了的，愈退便愈深入于奴役的狀態。社會制度，禮教道德，倫理宗教都是我們的受害者，我們要求得解放，不得不團結生產階級的婦女，站在一條戰線上進攻，而在這進攻或防禦線上，我們更不能不和同一利益，同一休戚的男性同胞們合作，因為，社會問題之解決，決不能是單一性別所能包辦的，所能完成的。

第三階級婦女已經有她們的喉舌，婦女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的婦女也有她們的言論機關。我們呢？——我希望我們親愛的青年革命婦女共來愛護這個小小的刊物，因為，責任原來是大家的。（天喬）

婦女的敵人

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之下，必然地要生出一定的社會現象；什麼倫理觀念，宗教觀念，哲學思想等等。所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人與人之結合，全憑了利益的均同；而整個的社會，又分出了無數對抗的集團與衝突的階級，人與人間總是要保存着多少的隔膜和仇視的。這簡直沒有辦法的，如果社會組織沒有經過根本變更之前。

不管現在已經有‘新’的空氣充滿在少數人們之

間，所謂勞動者的解放，婦女的解放，以及一切被壓迫者的解放，都在盛昌的時候，然而，這其間因為舊的社會制度未完全消除；舊的觀念學不能純然掉換，而且一切新的力量，新的思想中間，總雜有陳舊的成分時，表面上看來，雖然是文化的騰躍突進，而其實，這只是少數人極少數的高呼鼓舞罷了。然而，新和舊的鬥爭與衝突之中，必然地會有死滅與生成，敗壞和趨立，因此而進化或演化便形成了。但是在這個歷程中間，對抗的理論，對抗的集團，對抗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友聲，便為敵意，所以在勞動者方面有資產階級，權力階級及其縱養的走狗們之壓迫，譬如鬧了許多年的八小時工作制，犧牲了不少的先驅者的血肉和生命，然而，結果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實告訴我們勞動者的解放還遠得很呢！至於說婦女的解放在形式上看來，自然是不少的婦女從家庭的囚牢裏解放出來了。但是我們應當知道，和婦女對

抗，和婦女解放對抗的敵人還多得很呢？在婦女們沒有把她們的力量組織成一個整個戰線之前，一切的宗教，法律，以及宗法社會遺留的思想，和舊社會的整部觀念對於婦女都盡其障害的能事。雖然現在是二十世紀了；雖然婦女解放運動已鬧了許多年，然而在事實上只可以說還在開始哩！因為我們的敵人尚排排的在我們的前面，阻止我們的前進，進攻與防禦的工作都是必需的。

一切的宗教還未破除以前，牠們都是婦女解放的障礙物，甚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等語，明明指示男尊女卑之意義，至於佛教對於婦女的觀點，實不堪言，牠視婦女為‘污穢之物’，以女性和男性發生愛的關係為不道德。其次我們可以由神話中和聖經上看出原始宗教和基督教厭憎女性的態度，譬如聖經謂夏娃是由亞當的骨與肉分造而成。由這些看來，卑視女性的心性，可以知道了。

開化最早的希臘之號稱第一哲學家柏拉圖氏，在他著的理想國一書中，亦使用“婦人者，屈從男子之物”的文句。同時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亦有，“女子者，較男子為劣之物”之斷言。還有人人都知道的，最卑視婦女的德國哲學者叔本華，他的厭世主義之研究中有這：“婦人之全體，不過因為種種繁殖而存在，此外並無何等之責任”，够了！這樣對於婦女之蔑視，已經很是盡致了。以上所舉諸人，都算是西洋的大名的學者，而且中國古來的學者如周公孔孟程朱之流，他們對於婦女的觀察，同西洋學者也是一樣的立腳點。幸而社會是一天一天的在進化，人們的思想也隨着進化而進化，婦女所處的地位，自然也隨着進化了。因自然科學之昌明與宗教及神話之漸破碎，於是，婦女在‘人’的地位上才有與男子平等之科學的根據，因而社會的見解也隨着漸變，有智識的婦女才揭起了要求解放的旗幟。但是，在這個新舊衝突的時

代中，新舊的勢力尚在互為消長，基礎的舊社會的制度尚是根深蒂固，方纔有些須的動搖，一切解放的仇敵是不能絕跡的。不僅不能絕跡，牠們還要致着最后的掙扎，來向新興的理想和行動衝突。這是很自然的一切進化或演化的歷程總是這樣，革命與進化是在一條線上的聯鎖。

然而一切的——只要是在進化的傾勢上有根據的，無論其初興時力量之如何薄弱，對抗的仇敵之如何兇強，都是不必悲觀的。社會的必然性加上了順應這歷史必然性的人力之奮進，必然要克服這個與時代需要和歷史必然性相背馳的阻力。革命者總是存着樂觀的和一試再試之心。因為沒有阻礙，社會便和平下去，便不必需要這些革命了。我們要知道，在這個矛盾的社會，理論與事實常常是相反的，在實際行動上，平心靜氣的說，婦女得到一點真正的自由嗎？得了一點真正的平等嗎？這不必我們解說，事實早已

給我們以證實了。如像我們的同志笑天說得好：“姑無論革命與不革命的男子，總還遺留着些對於女子的劣根性”。我覺得，這是她的經驗的痛心話，也可以說，是事實上的真理。

我們現在總可以知道，並且應該認識了婦女與婦女解放的敵人是誰？現在一般夢想着參政的婦女們，她們只以為不容許她們參政的人和制度便是婦女的仇敵，這就是她們的大錯誤，她們只看見半面。老實說一句，婦女參政的贊助者才真是婦女的敵人哩！他們對於婦女，不從根本的澈底的解放努力，她們只求片面的改良，更引誘一般青年的婦女跑上政治舞台，大家去做官僚階級，分散了婦女的社會運動的戰線，轉移了她們的目標。——這樣，不惟可以維持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且可以維護着衆養他們保護他們根本的社會制度。這根本的社會制度不加以破壞，重新，一切社會病源絕不能醫療；而且，除了集

團的合力以外，個人在這整個的社會制度下面，只有同化，或屈服，或粉碎的。

固然，我們能容易明白，婦女的敵人是一班男子，是道德，是宗教，是法律，然而，假如我們沒有把握着這些的總根源，即是說，沒有把握着仇敵的‘王’而且從事于零碎的改良，零碎的破壞與零碎的建設，這是枉然的。

婦女的敵人，我們已經認清了她是誰，——她便是諸惡之源——舊社會制度。所以，我們便應該向她進攻，一點兒的妥協餘地也要沒有。在鬥爭的時刻，我們構成的戰線應該先是防禦自己，組織自己，肅清自己隊伍中的內奸，然後，然後進攻。這樣，勝利是必的。

親愛的革命青年婦女們！來！來！來！（天濤）

婦女與家事

【一個賢德婦女尋求羊毛和麻，自願地用她的手去工作】

——舊約 Proverb, Chapter 31: 10—24——

—

婦女是人類中的落伍者，不單是政治上的和社會上的地位，便是在科學藝術等等領域內，都是落伍者，遠在男子們的後面；差不多是萬人所公認的了。我是個女子，我不能抹殺事實，而不承認：事實是橫

在我們的眼前的。我們且拋開太悠久的歷史中的婦女地位不說，便單是現世紀，婦女在解放進程中的世紀，所有社會上，政治上，以及一切學術上的崇高地位，女子都沒有分。便下之如體力的勞苦工作，如在工場內的工銀勞動，婦女和男子即是同工，也一樣的是比男工的薪資低下。

婦女自然是落伍者；然而，這是婦女完全應該負責的嗎？誰又能體量她們的苦衷呢？一般男子們，他們常常說：『婦女是無法挽救了，她們是始終不長進的，無論是優閒階級或貧苦階級的婦女，她們好的只是裝飾，交際，男子表面上的感歎心，但她們都不喜好讀書和研究學問』還有許多男子們，他們常常總是把女子視若無學的人，更以為永遠沒有享受高深學問的人。自然，就平均的數和量的比例，女子都不及男子多。但是，假若我們能平心靜氣的觀察這事實的原因，我看男子們又用什麼來借口，以普遍的輕蔑口

吻來罵女子哩？

『男子治外，女子治內，』這是中國古聖先王替男子們制定的禮法。『治內』云者，便是不要她參與外面世界的活動之謂。她的世界只是閨闈，只是窻房，只是家庭。即在今廿世紀的新時代，男女平權已為公共所承認的時代，亦何常不是。有許多口口聲聲宣揚「新」的男子，他們——除了最少數的社會制度的叛徒而外——何常不把『治內』之詞，粉飾上好聽的名詞加之於婦女呢？但我仍然不須只苛罵男子，便是我們『婦女的先覺』愛倫凱女士，她輕視女子的社會上一切的活動，而重視母性，以之為女子獨一無二的神聖的，值得犧牲一切的職能。她的功勞，是把女子的『母性』從地獄提到天堂，但她又同時把婦女重新放在天堂的牢獄中鎖閉着了。男子們會把這新鮮的障礙，輕輕的把婦女排斥於一切社會和學術上的活動之外。

我有一個朋友，她與她的丈夫是由戀愛而結婚的，看來他們的婚姻是應該圓滿的了，是幸福的了。然而，誰知道呢？她自與他結婚而後，在無形中做了家庭奴役的了。整日裏只是整理粗細的家事。她沒有空閒時間去從事一切的探討，而冷酷的男子，不但不能體量體量，有時反而冷讖熱罵，說女子不知讀書，是個生來的奴隸。有一天我的朋友對我說：『女子是多麼的可憐呢，整天勞碌死了。有時還要奉承男子；不然，怪難受的面孔與難聽的話，那真是使人難堪欲死哩！這是女子的命運？』——真的，這是女子的命運？這是女子的罪過嗎？

女子假使生來不是牛馬，自然在繁難單調的工作後是會疲乏的。——其實牛馬也有疲乏的時候。——有疲乏的現象，就有休息的必要。然而，可憐的婦女們，因做家庭鎖事，而勞碌終身，對於學業是犧牲了，對於時間是犧牲了，對於休息也是犧牲了。於

是男子們就乘機而輕視女子了。『有冤無處伸』的女子，就這樣的墮落到「地底下」去，男子更可以驕傲了。可以把這人為的不自由的事實，歸納為公例了。他們沒有想到假如燒飯洗衣及一切大小雜事都是規定男子應盡的義務，而女子只安閒的承受着，或者亦同男子一樣，有閒暇的時間去看書。我想，事實怕會和現在恰恰相反。

二

我們且從歷史上找尋我的論斷的根據。在伏爾孚孫 (Theresa Wolfson) 的美國女工與職工組合 (Woman Worker and thd Trade Unions) 的第一章緒言上有下面數節的話(據劍波同志的譯文:)

據說歷史上所知道的分工之最初型式之一，便是兩性間的分工。在原始氏族中，婦女自從她們與男子有體力，身材和性的差別而後，即有一定的工作。男子們為戰鬥者，為狩獵者；婦

女們在看着燃火，預備食物和看護小孩。她們的工作是一種不動的工作，缺乏經驗的變異，而此種經驗的變異乃是冒險者和遊歷者的命運。

現今的考察將事實披露了，在原始生活中，發現了若干經濟團體，在其中，婦女的工作是和男子工作相等的。『在婦女統治之處，她在體格上的能力之超越於男子；如在男子統治之處，他之超越於婦女那樣。特別是，家庭工作將身體的合適耗損了。』這樣的發見似乎和那天賦的婦女或男子工作的學說挑戰。牠造出了一相反的學說，即是，無論是那一性，如擔負不動的乏變化的家事工作，必會變為較弱之性，心靈上和身體上都較不活動而在一切事物方面都弱於戰鬥的。這種向婦女的『天性範圍』是真實之挑戰應得記着。

顯而易見地，亞當不會穩坐着而且說他將

以他們料理之乏味的污垢的和單調的工作給與夏娃。然而自從夏娃攢下了預備食物，衣服和住所而後，亞當便不和她交換工作了。『婦女在森林和田土中搜集食品 and 養育小孩。除此而外，還把累重的困難的和愉快的的工作加之於她，而她看來好似一重負的特別獸類和普通的僕役。自從這些人(原始的人)是更接近於自然之後，人們會知道什麼一種重要將結附於此曖昧的表辭：『婦女的天然職業』了。『婦女天然職業』的觀念，一直遺毒到多少年，像一有權威的律例，不顧及那抵觸了她的經濟力量，像任何『自然律』那樣。

與『婦女的天然工作』的觀念相偶的有那些性的社會的『卑下』的觀念。這些的觀念的本源是容易推尋的。私有財產的所知的形式之最早的一個，便是婦女的佔有。她們是戰爭的主要擄

掠品，她們指出她們所屬的男子們之富裕。人的佔有的任何形式的結果似乎是一種奴隸心理的產生。我們不須回轉去遠求到不如看我們自己的動產奴隸制與其主人奴隸的心理和牠的屈伏，謙卑的動物的創造，不能為他們自己「防禦」的時代。婦女是在極高文化的奴隸的心理位置之中而且無疑地盡力在自存上發展了狡詐和自己求饒(Selfdeprecation)的品性。同樣，奴隸所擔負的工作常常是認為卑下的社會的「塔布」(Social Taboos)由宗教的「塔布」而加猛，起來防守着婦女做她們的工作——而且防守着不要別的去作她們的工作。

當初期社會分為不同的經濟發展諸型式，婦女的景況或升或降，依於她參與的程度。『在低下的農業者中間……其處，男子們多仍繼續在狩獵階級之低生產方法中，而婦女却墾闢田

士，她在經濟上變成更堅強而在全文化發展中獲得極高的位置直至於今。在家庭工業時期，那裏婦女與其夫一同工作，而且視爲和丈夫一樣對於族的入款有同量的協助，她的景遇便提高了。及至機械發明，工業的資本組織發生，她頃即喪失她曾經獲得的低下景況——頃刻地，因爲，無疑地，新的安排必須造成而且是正被造成。近今在歐洲和美洲的婦女運動，已獲得了驚人的力量了。牠爲了婦女而求獲得政治的和經濟的平等不只提高她們的景況，而且使傳襲的習俗動搖而震顫。

家庭的和家庭的工作之單調的常規，沒有激勵和興趣，沒有公共的嘉許，其爲一在所謂婦女創造本能的缺乏中的重大因子，如標出『創造本能』之一些染色體（chromosome）的生物學上的遺漏。真實地，縱令「必需」是發明的母

親，爲了創造，而有神感與暇閒也是同等地重要的。當我們說，甚至於資產階級的婦女也未曾享有她們的閒預的時候，歷史也要維護我們的。

婦女和她的家庭的接連，無疑地便擔保了家族的永存。然而牠同時又創造了一種內向（introversion）的情態，——一種在她的直接的或即刻的周圍和她自己身上的興趣——牠當婦女進入工業場合之時，構成了職工組合組織的任何企圖的眞障礙。……

上面所述的理由，是有非常深固的基址。牠不僅說明了美國的婦女而且可以說明中國的婦女因擔負家庭工作而受的悲慘的命運。德國對於婦女職能的三K概念，也是可以值得我們注意的：所謂三K，卽是 Kinder（孩子）Küche（廚房）和 Kirche（教堂。）在中國許多地方，婦女對於祖宗的朝日供奉的一切

備置也是緊要的職務，雖然當跪拜時的祭禮的主體是男子。因為這些傳統的觀念和家庭的瑣屑工作，她的精力疲竭了，對生活的興趣索然了，而且覺得單調和慘苦。

三

湯麥斯 (W. I. Thomas) 在他一篇論文民族心理上說：『概括言之，可以說，在較低的文化水平線上，男子將婦女造成了工具；而在較高的文化水平線上，則將她造成裝飾品。』懂得了他的含義，也便懂得了今日中國的一般「新」(1) 婦女之所以仍然是「落伍者」的原因。她們不比窮工農，不比窮學生，她們的一切都可以由僱傭者去做。然而她們却把另一種慾望來代替了正當的人生了。這另一種慾望是什麼，便是『男子把她「造成」的裝飾品』的慾望。

這又是男子「造成」的，也可以說是男子的『誘惑。』但我們不只怪男子，因為這些是有產業的，有知

識的婦女也甘心去任男子「造，」我不能替她們隱諱。因為「婦女解放是婦女自身的事。」這是我們所認為真理的。不自己去謀改造解放(資產階級和知識階級的婦女，她們是不受經濟時間和知識的困厄)而聽男子「造，」她已經是可憐復可惡了。

受痛苦女同胞們，這樣的世界不經過我們全體一致的革命，——對傳統觀念，對男性的壓迫誘惑，對己身的愚昧和低劣的慾望——的革命先把自身從道德倫理……中解放出來，然後和被壓迫的男性一致去完成社會制度的革命，是得不着光明的，是永久都要做人類中的落伍者，起來罷，站在戰線上來。

(天籟)

婦女與五月

—

無論是爲婦女的自由，無論是爲社會的進化，無論是爲人類的平等與幸福，婦女解放總是非常合理而且急迫的。時代已經是二十世紀，再沒有應該對於婦女解放發生疑問的了。再沒有對於說婦女是和男子一樣的『人』的疑問了。雖然男性中心的社會依然存在，決定婦女的奴隸地位的社會制度依然未根本動搖，雖然現社會仍殘留下不少中世紀黑暗時代

教會思想，中國儒釋道思想的老少，——然而一切決要過去了！時代的自身，客觀地位在驅馳；理性的，覺悟了的人類，更主觀地，與客觀地依照社會進展的趨勢而努力。今後的問題，祇是戰鬪的問題；戰鬪的本身，與戰鬪的策略。

一切自由與解放，都不是施與的，不是靠請願得來的，祇有靠戰鬪。這樣無論是奴隸的解放，農奴的解放，以至於整個 Proletariat 的解放和『婦女的解放，無不是這樣。在英人 W. L. George 著女人的故事第八章上，尤其是第三節『戰鬪派』中曾描述那戰鬪派 (Militancy) 的奮鬥與努力。便是投票權這一點政治上的把戲，也是由使用戰鬪的策略而得到的。何況澈底的整個解放——由政治的被迫，與經濟的剝削，性的生活的被侮辱中的解放。

第一步，是肯定使用戰鬪來達到解放。

然而，接着起來的問題是：(一)我們的解放是祇

及於資產階級的婦女麼？——這個答案是很容易的。我們要求的是整個的婦女解放，怎樣能祇顧及優裕安享還剝削別人的資產階級婦女而擯棄天天生產的勞働婦女呢？並且爲了消滅階級的起見，爲了要消滅這政治上及經濟上的特權起見，我們是不能不呼着 Down With the Bourgeoisie 的口號而前進的。簡括言之，即是說，我們應該站在 The ideology of Proletariat 的上面來做婦女解放的工作。

第(二)個問題是，誰是我們在戰鬥中的同伴呢？由上面問題的解答，我們便可以肯定說是『勞働的婦女。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主義中有一段說。

『現在社會的澈底的改造，及兩性關係的澈底的變化，都是必要的事情。婦人爲從速達到目的起見，非尋求同志不可！她們的同志，可以在無產階級裏面發現出來。階級覺醒了的無產階級，很久之前，已經對主張一性支配他性

的階級國家，開始鬥爭。我們非將他們的城堡四面包圍，用一切口徑的鎗砲瞄準不可，」（中譯本第四七三頁，開明書店出版。）

這不僅是理論上的鼓吹，而且已見諸實際上的活動了。

第(三)個問題是：婦女的解放鬥爭，是由婦女一性來擔負呢？還是整個的兩性的合同工作呢？這個問題解答了，則「男女應該是彼此鬥爭呢？還是互助呢？」的問題便可以隨之而解決。「數千年的男性獨裁，已經使女性飽嘗了「被壓迫」的苦痛。……男女兩性彼此交替以奴役壓迫異性為復仇的勝利，那麼，殘酷的鬥爭，怕要延長到地球的末日。覆次，現在的社會問題，還有更嚴重的。在那種條件之下，男女兩性都各有一大部分是被壓迫者而且在這個條件，便是決定男性壓迫女性的原動力。源之不塞，流將焉竭！然而這個偉大的工作，除了由男女兩性共同來合力是

不會成功的。……我希望在將來社會運動的場合中，是男女兩性一致的工作；而且，最好是不留存男女性一切的差異的痕跡。」（引用劍波同志男女鬥爭與男女互助文中語，見泰東書局出版新婦女的解放六七至六八頁。）這即是說，在解決社會問題的場合中，『必然的需要男女兩性共同參加，假如社會一切的問題，單由男子參加包辦，則將來的社會仍是半身不遂的社會。』（婦女解放與社會運動前書一〇三——一〇四頁

無產婦女的解放問題——甚至於整個婦女的解放問題，都包括在『社會問題』之中。『社會問題』的解決，斷斷不是一性的工作，也不是一性能完成的。

總束幾句：今日的婦女解放運動，是包括在社會問題As a whole 中的，牠應當是由無產婦女和着無產男子，共同參加用戰鬥的方法去爭取。

二

爲了要使本文的意義更明晰，不能不加上前一節的 Einleitung。現在便引入了本題『婦女與五月』了。

五月簡直是中國的一個偉大紀念節，牠包孕着中國人從宗法社會的覺醒之開始及以後向着衝破資本社會制度的藩籬之進展；牠包孕着由思想的解奴進而至實際的革命行動；包孕着由與國內軍閥，政閥，學閥的鬥爭進而與帝國主義的鬥爭。在國際上呢，有牠的五月一日的國際勞働節日——全世界勞働階級的抗議和行動的日子。

本文中想提說的是由五四，五卅說到國際的五一勞働節。這些，在一般婦女的觀察，還以爲是與婦女無關，與婦女本身解放無關，像這樣的褊狹認識和眼光，我是可憐她們的。她們迷於不知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迷於不知近代勞働問題與婦女解放

的關係。

中國原來是個充滿了玄學氣味的國家。婦女便在這樣玄學的精神文明的結晶禮教道德之下，過了神秘的奴隸的生活。可以說，中國的婦女，自有可信的歷史以來，總是處在雙重壓迫之下的。這些，我想已經為中國的女同胞們所熟知，不必在此贅言的。然而自清室覆滅以後，直至今日，在這十餘年之中，社會現象，已經有巨大的變革；而民衆的革命勢力，由思想以至於行動的實踐，已經有巨大的進展。不管軍閥如何摧殘，昏庸老朽如何攻擊，舊風俗禮教如何束縛與迫害，然而男女的青年，總在掙扎，鬥爭。婦女們在事實上已得了不少零碎的解放與自由！不過那祇是居於第三階級的婦女罷了，祇是從家庭中解放出來罷了！家庭以外，還有一層更廣大更悲慘的監獄；無產的婦女，在社會問題未得整個解決之前，亦沒有解放與自由的希望。啊！性生活的自由！政治的及經

濟的自由！這是我們婦女們奪取的目標。但是，我們計一計路程，我們究竟走了好幾步？

當辛亥革命時期，由政治方面的改革附帶引起男女平等的思想，但其目的，也祇在促起女子國民的自覺，使她們知道自己對於國家的重視。所以在當時的婦女，祇有排滿的或政治的革命運動，而沒有婦女運動。然而究竟一般久經歷迫的婦女，對於這個革命，自然受了一個打擊，正如冬天潛伏着的昆蟲，聽着春雷的發聲一樣，雖然他們對於婦女本身的解放的概念，仍是模糊不清的，但究竟知道婦女已經可以是一個 Citizen 了，都知道女子也是國民的一份子了。所以在辛亥革命發動時期中，也有不少婦女去參加，與男子協力合作，更因而流血的也不少。但是，因為那種舉動，是散漫的，是不澈底的，結果也沒有得到什麼力量。并且當時女子軍隊，更為『革命的』南京臨時政府的陸軍部所解散。

自此以後，婦女們更進入了參政的運動，以求和男子平分政權，獲得做官吏議員的權利。她們的方法當然是『合法的(1)和平等(1)的請願，』而且也因英國戰鬥派的暗示，而有過一次的參議院襲擊。然而一切是失敗了的，婦女仍然在矇矓的半醒狀態之中，希求着『給予的政權。』

到了一九一九年，因反日及直接對付章宗祥，曹汝霖的原故，由北京學生舉行一次示威運動，燒燬曹汝霖的房子，并毆打章宗祥，即是有名的『五四』運動。這事的背景，原來因袁世凱想做皇帝，求日本的援助，和日本訂下二十一條條約，這二十一條條約，是國人認為本國的致命傷的。因此遂由智識階級的學生的提倡，形成一轟轟烈烈的運動。這樣一來，不消說犧牲其中的也不少，被專橫的軍閥捕去的更不知多少，這樣，尤其使一般青年學生更憤激了。當時的女學生，她們也感到去參加的必要，所以她們也去

和男學生們共同奮鬥。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北京女子師範的學生同女中的學生，她們打破後門出外演講及集款接濟被捕學生。蓋「五四」運動，初則祇出於排日；繼則沒假轉變而為廣義的純粹的文化運動。他們在此運動之中，極力破壞封建社會所遺襲的風俗，習慣，禮教，道德；更介紹歐美各國的社會學說。對於社會問題，則介紹 Communisme, Anarchisme, Syndicalisme 等；對於婦女問題，則主張破壞貞操觀念，破壞家庭觀念，而主張戀愛的，結婚的，和離婚的自由，及婦女加入社會革命等等。當時的運動中堅，自然是青年學生，而在青年學生之中，女子實居其一部分。她們由消極的覺悟——不滿於現在的生活——入於積極的自覺，由理論而走入實踐；由個人而及於團體行動。她們的勇敢與毅力，言論與行動，實啓以後婦女解放運動的兩大分歧：（一）中產階級婦女的政權運動，與（二）無產階級婦女的社會運動。

『五四』運動好像是一個Womb,由牠產生出思想的大膽解放,與行動的大膽開始。婦女的解放運動露出頭角了。反抗禮教的,反抗家庭的,反抗宗教的,反抗政府的,和加入當時的社會革命思想團體而從於宣傳與活動的,開歷史上未有之壯觀。禮教動搖了,社會制度現出了破裂的痕跡。假如那時的『五四』運動能夠急轉直下,成績是更可觀的。然而牠不能這樣。

參加『五四』運動的男女,都是青年學生,是上層的智識階級。牠沒有深入『民間,』雖然在當時盛行着『到民間去』的口號。婦女方面,當然更比男子為難,反動的勢力,——禮教,道德,家庭,法律——處處都為女性的障礙。而且在那時刻,婦女方從家庭中跑出來,對於社會問題實在是一知半解,而且她是從『害羞』中跑出來,但『害羞』與『塔布』(taboo)仍然緊跟着她。她的性的神秘不能自己揭穿,於是——一切的雲

霧又重新裹上她的身體了。或者挫敗而死而灰心而屈伏，或者墮入愛人或丈夫的懷抱裏去重入香甜的幻夢。至於勞働婦女問題，雖然也有人注意，但這是很可憐的，祇不過在文字上說說罷了。

三

雖然五四運動對於中國婦女的解放運動，如其對於中國一般民衆的意義那樣，是值得紀念的。而且我們更應該警惕自己一番，更尋求『五四』以後，我們的進展是如何的緩慢弛鬆，其原因何在？更警惕自己，如何到了將近十年的今朝，一切反動思想和惡勢力如何還如此有力？如何在當日可以公開研究辯論的學說與行動，在今日成了犯罪？……這些是不容我們漠然的。

由『五四』到『五卅』，時期足足有五六年。國內戰爭與軍閥專政，在在均足以妨害由五四引起的思想的革命和實踐的行動。然而，因帝國主義之經濟侵

略，因勞働階級之階級覺醒，……這些這些，遂刺激到一般民衆生了兩個不可免的理論與行動。其一，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其二，是勞働者的解放運動。反帝國運動，是在取消列強的不平等條約，收回領事裁判權，消除帝國主義者的經濟剝削等等；而勞働運動則在於由工人之組織自由的爭得，從事於改良工作條件的鬥爭，而企求最後的脫去工銀奴隸的目的。兩種運動都平行的發展，而且，後者對於前者常常是極活躍的，極有力的鬥爭。男女勞働者處處都給帝國主義者以經濟的打擊，譬如罷工(strike)，同盟罷工(general strike) 和同盟怠損(sabotage)等等。於是『五卅』的事件便發生了。中國婦女運動及勞働運動更由此而進入第二時期。

一九二五年，空前未有之大慘案，竟於五月卅日在上海開演了。這回慘案的起因是英日帝國摧殘上海工人，酷殺工人，於是纔引起了上海工人學生和

商人的一致反抗。慘案起後，差不多在全中國都引起罷課，罷工，罷市來向帝國主義示威，並督促無能的政府去交涉。當時各校的學生，都實行走出學校到民衆中間去援助工人，舉行講演及大示威運動。這時青年女學生自然也在其參加中，她們組織宣傳隊到工人羣衆演講，幫助女工的組織及罷工，並為她們募捐維持生活。而女工呢，也一致組織起來，罷工參加此反帝國運動。

五卅事件的近因，起於上海日人所開設的內外紗廠殘殺工人一案。而租界當局，對於工廠勞働者的待遇，無適當的保障，實為日廠發生工潮的主要的動機。外人在上海所辦工廠內的工人，往往作十餘小時的工作，而得到最低度的工銀，此外待遇的苛刻，又往往出於意想以外。因此近年上海各大工廠時常發生勞資衝突事件，而租界當局則往往袒護廠主，未能為公平的措置。本年二月間上海日人的內外棉織會

社工廠工人因要求改善待遇，全體罷工，風潮逐漸擴大。在上海的日商紗廠工人一體加入罷工，一時失業工人達三萬餘。租界當局，但用高壓，逮捕工人，無正當解決辦法。雖因各商會之調解，簽約上工，但後來廠主又背約開除工會代表。因此風潮又生，日人并開放手鎗，鎗工人顧正紅。捕房更用強力，壓迫工人。由此雙方爭執，學生與工人憤無可洩，乃有五月卅日的大演講舉動，而發生南京路捕房門前慘劇。慘劇發生以後，全上海罷課罷市罷工，直到六月中旬，全埠罷工工人，已達十五萬。參加者當然有青年女學生，女教師及勞働婦女，她們和她們的弟兄們一同擔起這巨大事變的鬥爭責任。

這一次的事件，完全表現出自『五四』而後所醞釀着的革命熱潮，與工人們及婦女們的革命運動的進展。而且，我們知道，婦女們已經有不少人覺悟了，拋棄參政的運動而投身於社會運動。勞働婦女的階

級覺醒，其組織奮鬥的力量亦為世人所不能抹殺的了。她們與資本家，與租界當局的武裝，與當時國內軍閥橫暴鬥，與帝國主義者鬥，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五四』至『五卅』的五六年間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了。

『五卅』的意義是偉大的，牠開始了與帝國主義與資本家的戰鬥，牠揭示商人的中間性，遊移性，怯弱性，牠揭示政府之無能與橫暴。牠將勞働婦女帶入實際使用自己的經濟武器的戰鬥而給她們以鬥爭的經驗與認識。牠給青年婦女以革命運動的真正的目的，而將友與仇指示與她們。

四

現在，我且掉過頭來說『五一』對於中國婦女解放的關係。

『五一節起源於一八八四年。然而在一八三三年便發生了縮短工時的運動了。是年倫敦纜

工組合爲要求縮短工作時間舉行大罷工，參加者二萬人。英國的紡織工人經過長久的騷亂後，也決定於一八三四年舉行總同盟罷工來要求八小時制。一八四七年英國國會通過了十小時的工作制。美國工人看見這樣的情形，加以一八七二年又發生紐約十萬人的大罷工，一八八〇年美國和加拿大的勞工總同盟成立，他們便於一八八四年議決以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實行第一次爭八小時制的大罷工，以後每年五月一日都繼續舉行示威運動。』

『社會的進步的歷程是一部殉道的紀錄。社會進步史和勞働運動史無不是血染成的。沒有當時先驅者的熱血，那還有這較光榮的今日。所以要把這如火如荼的「五一」運動史寫下來，一定不能忘掉這鮮紅的一頁』——關於芝加哥悲劇的記載。

一八九一年的五月一日，在法蘭西的 Formics 地方，又發生了軍警迫害工人的事件，開鎗的命令發出了，死了十人，負傷者二十四人。其中有一個英勇無比年纔十八的少女瑪利亞，除她而外，還有十九歲的少女狄歌，二十歲的少女雨陪，十七歲的少女斐娜麗。十個死者之中，少女便佔了四個，啊！我們的先驅——偉大的勞働解放而死的少女戰士！『你們的血不是空流的！』

爲工銀奴隸的不祇是男子，婦女也是遭逢着同樣或還更慘苦的境遇。所以說，勞働運動，是整個勞働者（不分性別）的解放運動。而『五一』這個盛大的紀念，便不但祇是男性工人們的紀念日子，而且還是久潛伏在下層階級的勞働婦女的紀念日子，但說到中國呢，『五一』紀念在中國已舉行了十餘年，勞働者的漸漸覺醒，組織和鬥爭也是顯然的。這其中，勞働婦女在工業都市中的組織和她們鬥爭的成績，如『五

卅]前後一直到工人暴動解除直魯軍武裝的時候，那時女工之勇猛前進，實不亞於男工。然而，她們和他們的解放，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呢？事實上告訴我們：有組織的勞働婦女回到她地底下去工作去了，無組織的勞働婦女，則依然呻吟於工場之內，爲勞働力及生殖器的拍賣者。她們的組織不存在了，一切的回復與進展，全靠着她們自己的力量。

無論是工業先進的歐美諸國，或工業落後的中國，勞働婦女的的工作狀況總是要劣於男子。倍倍爾在婦人與社會主義的第三編現代的婦人之第十三章，已經說得明白了。差不多一切職業相同，同量勞働時間的代價，女子的顯然廉於男子。『C. Milhand 夫人說得好，婦人從事最多的，是時間特別長而工銀特別廉的工業。「從事於勞動時間短的工業的女工，祇有二三千而從事於長時間勞動的女子却有數十萬，這真是可悲的事實。」關於工資問題，Lovaeseur說，

差不多一切職業，婦人工銀不及男工的三分之二，最多的是祇有男工的半額。』（婦人與社會主義中譯本三五——三五二頁。）據調查所得（一九二五）上海的紡織工廠，女工佔工人全數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其他繅絲，煙草，火柴，等業，也是女工及青年佔多數。又，在上海於一九二四年的統計，雇用的童工共有十六歲以下的男女童工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女的共十萬零五千九百二十一人（男的祇四萬四千七百四十一人，）其中含有十二歲以上的女工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人，男童工祇四千四百七十五人。至於每日工資呢，我且將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的工資比較列表於下：（註）

年	一九一九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男	1.00	0.20	1.10	0.20	1.30	0.22
女	0.48	0.20	0.50	0.20	0.60	0.22

製	棉	男	0.45	0.23	0.38	0.28	0.55	0.29
		女	0.32	0.20	0.33	0.20	0.38	0.20
紡	績	男	1.45	0.25	1.55	0.28	1.60	0.30
		女	0.60	0.28	0.77	0.20	0.85	0.22
毛	織	男	0.55	0.20	0.60	0.22	0.75	0.25
		女	0.35	0.17	0.40	0.19	0.50	0.20
陶磁器		男	1.00	0.33	1.10	0.35	1.35	0.35
		女	0.52	0.22	0.56	0.22	0.60	0.23
製	紙	男	1.30	0.22	1.35	0.23	1.40	0.25
		女	0.30	0.18	0.40	0.20	0.55	0.20
火	柴	男	0.70	0.22	0.73	0.22	0.80	0.23
		女	0.32	0.13	0.35	0.15	0.42	0.13
肥	皂	男	0.75	0.35	0.78	0.35	0.85	0.23
		女	0.38	0.10	0.40	0.22	0.45	0.13
苦工挑夫及臨時雇員	月薪	男	160.0	140.0	170.0	150.0	190.0	160.0
		女	1.20	10.0	1.40	1.10	1.50	1.22

又據一九二四年全國粗細工每月薪資調查其比較如

下表：

(一)全國粗工每月工薪表(單位以元計)

種類	男 工			女 工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紡績工場	一二	六	九	一〇	六	七·五
製絲工場	一二	六	八·五	一〇	五	七·五
其 他	一六	六	八	五	三	五·五

(二)全國精工每月工資表(單位以元計)

種類	男 工			女 工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紡績工場	三〇	一二	一六	二四	八	一二
製絲工業	二二	六	一二	二二	六	九
其他工業	三〇	九	一五	二〇	七·五	一二

我想,這樣已經足夠我們的參考了。男勞動者已經是在 Capitalism 之中受剝削壓榨的可憐蟲,又何況比男子更悲慘的女工呢? 然而國際工人運動給我們的教訓是很大的。牠教給我們以自身組織, 教育,

和戰鬥的經濟的手段，教我們以『工人的解放，要我們工人自己來幹。』而且我國的工人們，更從實際的教訓——無論是失敗或成功——，而知道一切政黨都是騙人的了。都是『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的了。我們的勞働婦女，雖然在地底下，但我想，逢着偉大的國際勞工紀念日，她們必定是激昂的。

五

大約是太冗長了罷，大約是閱者太疲厭了罷！然而遭逢這『革命的五月』，誰不想多說幾句話呢？

要之。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自『五四』至『五卅』，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雖然是疊積的進步。確值得我們不至於喪氣。她們由個人的解放企圖而至於集團的鬥爭，而至參加社會運動；由上層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而至於無產婦女的運動。質和量都是很可觀的了。然而，障礙又從新起來，並且用暴力來摧殘婦女們的革命的 Uprising，而且因政治的扶助，宗法

社會的禮教道德又重新擡頭起來了。遭逢到偉大的五一，我們必得痛定思痛地起來再接再厲！

而且，事實仍然是這樣，中國婦女運動者的大多數，仍然是祇去注意上流階級的婦女了。她們所要求的是參政權，婦女遺產承繼權，又所謂母性保護權等等。對於第四階級的勞働婦女，我敢於說一句，她們是不會注意到的；或者也是她們不願去注意。即使她們在交際，娛樂之餘，偶爾想到，便提出了什麼要求『工同同酬』的口號，又什麼『禁用童工』，什麼『限制青年及婦女勞働者的夜間工作』什麼『防止特別有害於青年及婦女勞働者之健康工作，及禁止令其從事危險的工作』等等，也只是等於『披沙拾金』，百不得一，皮帶戀愛，甚囂塵上。所謂革命婦女者，不過如是如是。即一二有閒的上流婦女，提出如上的口號并求，亦始終不會實現的。遑論婦女之澈底解放？

他方面，智識階級的婦女和學生們，能够身體力

行，從事每日掙扎的革命工作的，仍是極少數；大部都只爲了閒豫享樂交際跳舞戀愛裝飾，她們本身依然還在更卑劣可恥的奴隸範圍中沈浮，何能顧及勞働的婦女？即國內出版的婦女刊物，已經寥寥，而即此寥寥者，亦未嘗作勞働婦女之喉舌，如此之婦女運動，寧不可哀？

末了，我希望那求覺悟的青年婦女們，在這偉大的革命的五月中，能够有一番猛省，并注意微弱的我在上文中對諸位提出的意見，而努力到勞働婦女中間去！

（天濤） 一九二八年四月廿六日上海

（注）本文統計材料，由劍波同志供給。

女性的解放

(一)

說到婦女解放，就想到那吃人的禮教，與惡毒的社會制度，牠們都一同壓制女性的發展，桎梏了她們的自由，使她們變成兩重的奴隸。故婦女解放的第一步便是反對禮教，第二步便是反對那惡毒的社會制度，但是反對惡毒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只是「婦女解放」的事，而是「解放人類」的事了，因為匍匐於惡社會制度下不只是女人，還有男子。國中自從有了婦女

解放的呼聲，到了今日已有十餘年，從表面上的現象比較而觀，確定有了驚人的成績，然按之實際——卽是從真實一層觀察，進步却是有限。我們自然不要悲觀，反正放下不管；但我們也不要——而且不應過於樂觀，只看見了光明的一方面。而忘去了黑暗的一方面。我們看現代對於婦女解放運動之憧憬，真可使人咋舌。第一，社會一班人對於這件運動之漠視，只有壓迫，訕笑與蔑視而沒有一些同情與指導。不僅惡毒的社會制度凶殘愈張，使無產婦女，愈受無窮的荼毒；卽有產的或中產的較有覺悟的婦女，亦因禮教的壓迫而畏縮投降。社會上守舊的男子，自然抱着維持風化的決心，來壓抑婦女們的上進；便是有覺悟的男子，亦以禮教壓力，對我不大，而不盡力消滅之。而不知禮教一日不淨除，人類一日不能得完全之解放。故社會之漠視與禮教之壓迫，爲婦女解放運動不能上進之兩大原因。還有兩件不能不提說的，便是，第

一，所謂主義者對於婦女之不正當態度，與乎婦女已身之迷昧。本來講到主義者，如較右的國民黨，較左的列寧黨，以及左派的無政府黨，他們都絕沒有排擠女性，而且狂熱地歡迎女性的參加。但是許多事實，把主義者許多對於婦女的不正當的態度告訴我們，能不加以注意嗎？一班主義者，無論我是較右或較左，但他總算是負有改革社會的使命的人物，他們的言行，可以影響主舊的與趨新的兩羣社會，他們的種種不良態度，其結果不僅是蔑視了婦女的人格，而且在無形之中，給婦女的解放運動以一個絕大的打擊。而一方面謂較有覺悟的婦女，也是打脫一層枷鎖，復戴上第二層新的和鍍金的枷鎖以自榮，這是如何痛心的事！這不是空話，小些的例，如女子一面喊經濟獨立，智識均等，而所懸配偶目標，總想要男性的資格高過自己一級，我前三年在 N 城的時候，便有不少的確證。她們只要一入了交際之場，掛上了「解

放了的婦女」的頭銜，連學業也棄置了，運動也退縮了。還有一批人，專以講究裝飾求悅己者的事。自然，所謂覺悟的婦女之中，不是全都如是，然而從事實上計算，總要占多數。這些例子，不獨我們反對，即便是婦女主義者，亦不會反對的，再則非婦女主義者所提倡而不反對的『片面改良』運動，如獲得參政權，承襲遺產權……等在我們以為仍是跳出了一個囚牢而又鑽進一個囚牢，這種運動的結果，婦女只能達到與男子一樣的在社會地位上的均平，而同去受政治的經濟的兩重壓迫。跳出了男性的高壓，來享受資本主義的高壓。

2

讓我在這裏來談談婦女主義，婦女主義又可替譯為「弗彌涅士姆，」斯瑙典夫人（Mrs. Philip Snowden）說過：『代表弗彌涅士姆的某一面的是主張獲得國會議員的選舉權的一派，又有一派，却注重

在獲得知識的職業——如教師和審判官等——的權利。……此外如主張男女兩性教育上機會均等的論者，雖與主張同工同酬的弗彌涅士姆者一派，派別不同，然她們都不失為代表弗彌涅士姆的一面者。」這個定義差不多也够了。

現在我們開始討論。爲着便利起見，且引全世界著名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的話：

『我們看，婦女們從解放中究竟會得些什麼？在很少數的國家內，婦女得着平等的選舉權了。難道果如一般人所說我們的政治生活便因此而清潔了麼？自然是不會的，政治的敗壞是和各種政治家的道德無關係的，政治敗壞的原因全是物質的。政治是商業和實業界的反映……這樣看來，婦女縱然得到了選舉權也不能澄清政治的。』

『解放使婦女和男子在經濟上完全平等；這便是說她能够自由選擇她的職業；然而她們在過去和現

在所受的物質上的訓練並不能使她們有和男子競爭的能力。她們常常爲着謀一個位置與男子競爭的原故，弄得精力疲倦。能够和男子競爭的婦女少得很。（論理上好像不充分，而事實上却如是）……即使有少數婦女得到那樣的平等，然而這却是她們把自身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幸福完全犧牲了才換來的代價。至於那些作工的婦女和女孩，他們脫離了家庭的羈絆，却進入了工廠和辦公室的束縛。她們的目的在求經濟的獨立，難道果然因此便得到了獨立麼？]

誰能在事實上來反對高德曼女士的話？老實說一句，現在婦女主義者要求獲得選舉權的主因，何嘗是在「使政治生活清潔，」不過是與男子在政治上的爭權位罷了。這便是說，男子有的，女子也要有；至於男子有的東西好惡如何，都可不論。她們以爲男子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很自由很平等的嗎？而不知男子之間，也有一大階級正在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迫之

下呻吟掙扎。政治的舞臺已是萬惡的魔宮，保護強有力者，富而多金者以壓制無產階級的男人和女人。講到議會制度，到了現在其原理與作用已無存在之價值，而發生不可掩飾與不可補救的缺點。我們看，現今國際的情景，已趨於相反的兩條路：第一是回復邁克推多的局面；第二是向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道路上走。婦女主義者爭參政權的理由如果只是與男子爭那掠奪人的寶座來壓迫無產階級的男女便罷，如果是想使婦女完全解放，那還差得遠呢？法國的著名無政府者福爾（Sebastien Faure）在他的婦人論（*La Femme*）上說『婦女主義者想獲得那一性統治他性的權力（*la bonimation d'un sexe sur l' autre*）；反之，我們却願意那兩性之間的平衡均等（*le nivellement, l'égalité l'équivalence entre lessexes*）。』他不主張男子來控制婦女，而亦不主張婦女控制男子，更不主張人控制人。他亦反對婦女之獲得參政權在

他著的「婦人論」上說得很痛快，恕不引贅了。

至於要求經濟獨立，同工同酬，教育均等……，都是在資本主義的權威之下給與片面的改良，換句話，便掙扎着哀求資本家給出一些子的恩惠，而不知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無產階級的男女的生活，都等於賣淫（借Max Bakinsky的話）都是些工銀奴隸。好一個同工同酬的漂亮的名詞——竟做了婦女主義者的要求目標。她們也把男性勞動者的生活看得很自然；希望女性勞動者如此也就够了罷？

要之婦女主義者，只是一羣改良主義者，一羣替有產階級婦女謀解放者，他們沒有看到社會的罪惡，人類的痛苦；他們醉心權富；他們漠視低層階級；他們沒有要求婦女或人類的完全解放。柏爾特南 J. Beltran 說過官僚婦女主義的最終目的，只是要求獲得那政治上的統治權力，牠簡直是新的企求的反動，是不錯的。

但是，什麼是婦女解放的呢？高德曼說得好：「解放的目的，是要使女子成爲一個真正的人。她的判斷力和活動力應該達到完全的地步，一切人造的障礙都應該毀壞掉，並且向較大的自由去的道路上的千百年來壓迫和奴役的迹印都應該洗清的。」

參考書：

(一)章譯婦女問題十講

(二)Emma Goldman, Woman Suffrage

The Tragedy of Woman's Emancipation

見開明書店出版拙譯『自由的女性』

(三)René Chaughy: La Femme Esclave,

(四)Sebastien Fanre: La Femme,

(五)J. Beltrán: Feminismo disolvente:

(六)Federica Montseny: La Mujer Nueva,

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回川待發之時

(二)

我在九月號的本刊上，曾發表了一篇『我的女性解放觀』來表示個人的意見，並預定由川返滬後，再談『怎麼才是新婦女。』恰巧新女性的第一次徵文和我預定的題目相同，可是因為我自己的智識淺薄，又因為來滬後即患了病，所以，只能略述我個人意見，並不敢說是一篇『論文。』

在這個畸形的怪社會裏，決定一切社會組織的較重要的經濟制度未經瓜代，而社會仍停頓在政治經濟的兩重桎梏的時刻——尤其是在中國，宗法傳統思想仍佔有很大的權威，婦女們即希望從男性中心解放出來，還須得要自覺的與不屈的毅力；而他一方面，無產階級的婦女，因工業漸趨發達，生活程度增高，從手工業的貧窶家庭，迫而投身工廠，作工銀的奴隸；再一方面，因為私有的經濟制度的原因，有許多婦女不能不走入娼妓一途，去做賣肉的生混。所以，據我個人淺薄的觀察，現代婦女有三個奴隸的

形式：第一是男性的奴隸；第二是工銀奴隸；第三是娼妓。所以既講到新婦女，當然要跳出上述的三種形式之外，可是這便難了。要跳第一種囚牢，到還比較的易易，若要跳出第二第三種桎梏，則非求將社會的經濟制度重新翻造不行。

所以我今日在本文裏所說的新婦女，不能因為客觀的社會條件而降低個人之主觀的理想。雖然我的『婦女解放的目的，是要使女子成爲一個真正的人。牠的判斷力和活動力應該達到完全的地步，——一切人造的障礙都應該毀壞掉，並且向較大的自由的道路上的千百年來壓制和奴役的迹印都應該洗清，』可是這樣的『自由婦女，』却不是今日可以產生出來的。

我的朋友謙弟在本刊所投的一篇文內，應用皮爾斯的理論，主張思想自由，勞働的自由和性的自由來立論，是很能發揮他的意見，——和我相同的意

見。但我其尤同意於在自由工人(Libera Laboristo)第四期Hanny Strube所發表的自由婦女(La Libera Virino)一文(註一。)便依據我們中國客觀上的政治經濟情形，社會制度，道德教條……而言，中國現時所需要的新婦女決不是良妻賢母，不是新(?)男子的溫柔甜蜜的愛人，不是想站在政治舞臺上的「婦女主義者」；中國現時所急需要的新婦女，決不是上述的一班人，也決不是對於科學機器有新發明的科學家和美妙的為「藝術的藝術」家（雖然那也是新社會的需要，可是從時代上觀察，却是次等了。）而所急需要的婦女，是應當了解所謂「解放」(Emancipation)與「組織」(Organization)的，是應當富有「反抗」(Rebellion)與「同情」(Sympathy)的，是應當有「自治」(Autonomy)與「犧牲」(Self-Sacrifice)的精神的。

第一層新婦女應該解放的婦女，不僅是那被宗

法的道德習慣所拘束的婦女。而要求她從男性或從家族中解放出來，做與現社會制度浮沉的『良善公民』，還須解放那終日匍匐在工場之內，受盡監工工頭們的調戲虐待，自朝至暮勞苦不息，子女成羣，嗷嗷待哺；衣食且不能保證其安全，何能享受教育藝術的生活……的那般無產階級婦女。並且有一般新婦女們常常對於整個賣肉為生的娼妓，發生憎惡，以為是把女子羞辱了，她們全不去理會娼妓由何而產生，怎麼才能消滅，如何去進行……只是一味憎恨，這怕也是新婦女們的恥辱罷！所以我說新婦女須最先澈底明瞭「解放」的真義，解放並不只是改良。婦女主義者所主張所要求只是改良，即使婦女主義者的要求全實現了，也不過是中產階級的婦女們受了片面的恩惠，人類的恥辱仍然未滌洗淨盡。明白一點說，新婦女第一該在思想上行爲上解放了自己，不要為傳統的禮教風俗的奴隸，不要希圖做孝女貞婦，良妻

賢母；第二步便當站在社會中間去，把自己的地位降低，學學新時代瑪利亞娜的『簡單化，』把重視資格金錢的虛榮心去掉，和一班無產階級的婦女爲伍，探問她們的疾苦，深深地了解她們，去尋求解放的方法。

既有了解放的目的，不能不有解放的方法與戰略。現社會的反動是數千年來的積威，非在堅固的戰線上相互肉搏不行，假如是想靠少數女議員女政客的呼號請願，與同一紙政令規條，以爲便可以把婦女們的兩重鎖鍊解開，那直是癡人的夢想。要知道『婦女們的解放，應該由婦女們自己去幹。』我這話並不是希望婦女和男子間分開各別的界限，我只是說，婦女的解放，要靠婦女們自身的團結與行動，若一味依賴男子們的幫助，終究有些不實在，並且還不是良圖。因爲婦女們所感受的切身痛苦只有婦女們才會深刻堅實，男子們總比較要漠然一些的。要知道『組

織便是力量，』這是萬古不朽的名言。有了整億萬困頓於水深火熱之中引頸待援的婦女，便是說有了整億萬數可以同惡毒的社會肉搏相戰的未經組織的生力軍。所以我說現代的新婦女須要了解『組織。』假如她是了解了組織了，那麼這整億萬數未經組織的生力軍，便可以成為勇敢的，大無畏的，能犧牲的先驅，或鬥士，而婦女的解放便已有充分可樂觀的希望了。——可是這點急需於聲明而更需求閱者注意的，便是我在此所謂組織，並非和無產階級的男子分開的組織，而是互相合一的組織。男女同是人類，無產階級的男女同是受殘害的人類，有相同的要求與意趣的，決不應該因性的關係而歧分，以減少與惡社會鬥爭的力量而造成性的鬥爭的新慘象。

在現社會生存的人類，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屈服，一條便是反抗。便是新人生活的方式。社會的進化，也全靠這般反抗者的不屈的奮鬥與犧牲所推

進。一個人假如要想做個(比較的)自由人,須得要有反抗的精神;一個階級假如要求解放,亦須得要有不妥協的毅魄。沒有反抗精神的人,只是奴隸,這是沒有例外的。新的婦女正應該富有這種精神,不然,她便不能肩負那解放自己與解放全婦女的巨任。在外她們須反抗禮教風俗的束縛,家庭溫柔的馴化。社會一般人之歧視,道德家與學者之指摘,法律與強權之壓制,金錢與權勢之誘惑……在內她們須得反抗自己的驕炫心,虛榮心,怯懦心,嬌弱心,等等。新婦女(或新人)的生活便是反抗的生活。假如一朝停止了反抗,她便陷入於墮落的深坑中了。

婦女們原是富於同情的動物。然而現在竟有一般新的婦女,完全沒有同情,她蔑視同性或異性,她不厭睨一班較貧較賤學識較低的人,她虐待一班勞働者以至於僕役,她對於娼妓與女工的苦生活全不注意……。她安於她自己在社會上所處的傀儡生活,

她安於在愛人的懷抱中所處的兔兒生活，她是冷冰冰的一塊全無人性的石頭！所以婦女解放要靠她來參加，那全是夢想，她連自己也不能解放呢！新婦女便不然，她便應該富有同情的心性（現社會有不少值得我們同情的不平等事實呢。）有了同情弱者的心，才有增加或保存反抗強者的心，然後才有了犧牲，才能自治，才可以從事組織，才會引導一班受殘害的同胞走到解放的途徑。

話說得太長了，後面還有許多要緊的，所以在此不妨縮短一些。我在此處應該講的，是說新婦女應有「自治」（Autonomy）與「犧牲」（self-sacrifice）的精神。我所說的 Autonomy 比較 Self control 為，當因為新婦女所需要的精神，不只是在「自治」，「自制」而還要求「自發。」新婦女既然不是奴隸，也不應該去做奴隸別人的主人。所以她們須有自制的精神以遏抑自己的權位利祿虛榮心，須有自治的精

神以養成社會的健全生活，而不受他人所治同時也應該有自發的創意力 (Spontaneous Initiative) 以服務社會，服務團體，以豐富自己的生命。即在擔負了婦女解放的工作中也可以指導同儕，共勳盛舉。至於犧牲精神，尤為反抗時代錯誤與社會罪惡之必需。假如沒有犧牲的決心與精神，那末，一投足一舉手都不敢決然去做，還能夠反抗一切來謀自己和全婦女的解放嗎？所以新婦女不僅需要有犧牲社會上的地位，與及身的安逸生活，割斷家庭愛戀的精神，還需要有忍受流徙拘囚以至於大辟槍殺的毅力。閱者可參觀本刊第四期鄙譯『俄羅斯革命中的婦女，』她們的精神，正是新婦女們應該取法的。

我的上文，全是放重在婦女解放一方面，我希望的新婦女是能擔負婦女解放工作的新婦女。至於關於個人的解放一方面，本刊九號上的拙作，已可以表示出來。Hanny Strubo 說道：

『自私有財產存在之後，立於統治地位的男子道德不承認婦女有性關係的自由，因此她們被征服（自然不允許她反抗）而秘密活動。因秘密和虛偽不能促進她們從事大事業，少數的婦女對於人類有大的貢獻，她們的名字是不會埋沒的。她們的身心方面都可算為優秀的人，她們能夠否認普通的道德和統治的法律。她們自由而且誠懇的性格，她們的高尚的靈魂，和她們的高貴的自信力，不知一切壓迫人的法律，一切教條，以及一切無所謂的事物。』又說：『我們應當自由選擇我們的伴侶，我們應當不顧一切而生活於自由戀愛之上。我們堅決我們的人權，女權，我們決不因那些苦悶的事物，陰謀的詭計，名譽的非難的有產階級的法律，有產階級的禮教這些束縛而退縮。我們高高地站在這類束縛之上，鄙笑而否認牠。我們對於這些可笑的統治法律與以輕視，與以不理會。我們也不為我們的事業而利用牠們……』他有一段

結語很值得注意。他說：

“Mi persone povus esti amikino, amatino,
kamaradino, ecpatrino, sed esti edzino —
fil — neniam!”

『我個人可以是個女朋友，愛人，女同志，甚至於是母親，但是決不是妻子——呸！——決不！』

好，待我在下面再來補充我在本刊第九期『我的婦女解放觀』一文的意見。

我認定婦女是一個『人；』社會是『整個的人的世界，』不是『個別的或對立的性的世界。』過去和現在的社會把『兩性分成了尊卑的階級』這是不對的，但假如我們現在的性的研究者與運動者想把現在的社會改變成『兩性對立的階級，』換句話想把『社會』分成兩個『性的世界，』這是荒謬絕倫的。雖然現在的婦女比男子多受一層禮教上的束縛，然而從澈底上說，婦女的解放仍應該和男子聯合。因為『處今日資本制

度的時期，婦女們從壓迫之下求完全解放，只有經濟大變化完成之後，才能實現』（川Strube語）說到打破資本主義制度，非合男女兩性的無產階級的力量不行。並且將來的社會是『兩性協同的社會，』換句話，將來的世界，不僅要打破貧富強弱的區別，而且還當打破『兩性的區分。』

我認定性的關係，是自然的現象，是生物不可免不能免，而且不應免的現象。我反對婚姻制度，我反對貞操的偽善，然而我却尊重因戀愛而保持一己的貞操。因為那是自由的，協意的，自發的，不損害別人也無害於社會的。我認定『性交』是平常的事。她有滿足人類性本能與生殖的兩重意義。我反對亂交，我贊可戀愛自由，亦即是贊可性交自由（註二，）因為那並沒含有強迫，誘惑欺騙的意味，而是自由合意的，自發的（可是，「亂交」與「性交」自由的分水界須得認清楚。）有人反對『性的愛，』而主張『人類的愛。』即是

反對『性愛超於對普遍人類的愛。』我是主張『人類愛』的，但我也不反對『性的愛。』因為那是自然的現象，是生物不可免不能免而且也不須免的現象。理由是自由協意的而且是無損於他人且無損於社會的。『性愛者，』未必對人類不愛；性愛與人類愛是不衝突的而且可以調和。

這便是我個人的淺薄的見解。

(註一)全文已譯出，見「A」第一期，武昌大學黃雲白處可買，價只一分。

(註二)參觀民衆第十期謙弟君之性交自由與亂交。

(劍波)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上海。

婦女的感傷性和脆弱性

中國古昔的婦女，其比較有智識一些的，都帶了好幾分佳人氣。自然，她們所求的美是「矯揉造作」的「病弱美」；而她們所養成的才能和性質，要是能吟成閨怨一類的詩詞，和做作非常 Sentimental 的像真是「紅顏薄命，」「孤弱無依，」或是「運蹇時違，」「芳心扯碎」那一類「怪可憐」的情態。這些，便使她們不能不做了閨闈或家庭中的奴隸，才子或薄倖郎君的玩偶，因為她自視已經甚卑，又相信命運，又養成

了多量感傷性，所以她只能怨命運，怨環境而不能到外邊廣闊的世界上來走走——因為外邊世界的這個場所，需要的是有創造能力，有抵抗能力，有堅忍能力的動力的人物，凡是含有危(肉旁)弱性，和感傷性的「可憐蟲，」一定是這門決場中的敗卒。

不管時代如何劇大的改變了，不管思想如何的發達了，不管婦女如何的已經被解放了，不管……，然而在「新式」的婦女中，這樣的危(肉旁)弱性，和感傷性總是存在着。雖然她們已經多少有點反抗命運和環境的精神，雖然她們已不專想去模擬「病弱的美人」和嗟怨「紅顏薄命」。但是，於婦女本身的解放和她們的才能的發展有什麼利益呢？

時代固然是一個暴君，然而歷史上也不斷的發現着能反抗時代而更進一步的哲人：環境固然有影響人的力量，然而在可能的反抗和改造的範圍之內而靦然屈服的，只就是不可解救的自甘墜落者。我的

話並不是過激之談，而且是狠「中庸」(1)的，然而婦女的大多數的確喜愛過這種自甘墮落的生活，她們沒有認識環境的能力；能認識了，沒有反抗牠和改造牠的勇氣，算是有了，也只是持久的衝動，譬如她們懼怕逆惡的社會；懼怕虛偽的道德；懼怕「少數」的謠言；懼怕或軟伏于頑固的或半開的家庭。她固然也想努力為一個澈底覺悟婦女，一個革命的女英雄；然而那做一個良善百姓，守法奉公的女人，和替祖宗父母做孝女賢孫的傳統觀念，始終顛撲不破而妨礙她們自己前進的發展。她們怕的是仇敵強力的進攻，她們怕的是父母懷柔，哭訴，於是她們便屈伏了，做一個敗逃的降卒，去過她的肥豬生活，或者感傷起來，徬徨起來，後退是自己所知道的死路，然而前進呢？力弱了，心危(肉旁)了，命運多麼乖蹇啊？只好困惱，只好煩燥，只好哭泣……終於只好屈伏。

中國新婦女，從來沒有一個表現過像俄羅斯革

命的婦女那樣的堅毅不屈，能奮鬥，能犧牲的精神，試想，舉一個淺例：頑固的，或開化的父母一陣陣假托的言辭，虛偽的哭訴，孝女賢孫的引誘，便會把意志動搖起來，不安起來，感傷起來，她們還能抵抗更兇猛更惡毒和更柔和詭詐的仇寇麼？

我不相信婦女感傷性和危(肉旁)弱性是先天的性質，是由生理決定的；我認爲是她們不能割去的習得性，或社會給她們的遺傳。但是這些是易於除去的，只要她們能夠訴之于理智與毅力，不會訴於感傷與敗退，只要她們自己願意去做一個自由人，而願去做起碼的祖宗父母丈夫的奴隸，道德習慣的奴隸和大而社會的奴隸！

(劍波)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上海。

婦女與社會

我這篇文章，只可以說是一個尾巴，她是要企圖生長在謙弟的文字後面的。——這是劈頭一句的說明。謙弟在本刊第二期曾做了一個婦人與社會的論文，其中有些須的意見我不敢盲從，所以打算做一篇短文來表示鄙意：此次謙弟做了一篇‘女性是屬於社會的’文字來，其實兩篇主意是差不多的，後者只不過是前者的說明罷了！因為謙弟的‘婦人與社會’一文不在手旁，只能就他的‘女性是屬於社會的’一文來

論。

(一)

謙弟在該文的第一段中說到了二十世紀，依然還是認定婦女是父母的女兒，丈夫的妻子或愛人及兒童的母親，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的婦女觀還基於性而已的可憐。’——雖然我贊成他的“到了二十世紀，依然還是認定婦女是‘性的商品，’還是‘經濟的依賴者’，而否定婦女是社會上的人”之可憐。

又，謙弟說：“女性在這（指下面）範疇下面，便是：1. 女性是父母的女兒；2. 女性是丈夫的妻子；3. 女性是兒童的母親；4. 女性是男性的愛人；5. 女性是資本家的奴隸；6. 女性是男性們的公妻。——這是很顯然的，女性在這六個生活方式中，已證明了伊們不是人，而否定了伊們是社會的動物了。”

謙弟對於“婦女是——”的見解，除了“女性是社會的動物”以外，想將一切人與人間“自然的關係”都

加以否定，不愧是一個新鮮的Nihilist。其實，女性是父母的女兒，是兒童的母親，是男性的愛人，這種基於‘性而已’的‘自然關係’，只是基於性而已的自然關係，完全沒有含有什麼依社會制度之不平等而為從屬關係的，如女性是資本的奴隸，或是娼妓那樣。無論社會到了一百世紀，社會制度到了安那其主義而後的n主義，只要人類的兩性生殖這一點生物學上的事實沒有變更成了單性生殖或自性生殖，那麼，女性一定是父母的女兒，是兒童的母親，是男性的愛人（Amatino 或 Amantino）。女兒，母親，愛人（被人愛或施愛）只是一種基於性別的男女自然關係，從有人類以來直到人類消滅的那一天，都是這樣。雖然在歷史上有的是女性中心和男性中心社會之交替，即女和男的統治的交替，然而那是基於社會制度的，即是被決定於社會制度的，不是自然的性關係。夫妻這個名詞，我們之所以厭用的意思，是因為他們和私有

制度所生的性從屬關係太親密之故，是因為牠有了附加的（在單純的性的自然關係之外，）被決定於社會關係或與之相應而生的從屬關係這一點特質之故。絕不是因為那‘性而已’的交互關係，女性之為資本家的奴隸或娼妓，或如謙弟所說，‘男性們的公妻，’不是‘性而已’的自然關係，乃是被決定於社會制度的反自然的關係。在將來的社會，在謙弟和我所共同企向共同努力的社會當中，她一定是父母的女兒，一定是兒童的母親，一定是男性的愛人。這樣的性之自然的交互關係，決不妨害女性之為社會的人或動物：妨害女性之為社會的人或動物的，乃是社會制度（社會之上上層構造。）

事實和理論，決不能證明我上面的論證的謬誤。

便是‘非戀愛’，也只能非‘戀愛’而不能非‘愛’。女性之為愛人，包含有被人愛或愛人的兩面，在將來非戀愛只有人類愛的社會當中，女性一樣地因為‘人’

的關係被別人愛或愛人，因為‘女性’的關係被男性愛或愛男性，這都是合理的。非戀愛之非戀愛，只能由這私有制度的社會崩壞以後，由新的社會制度決定而生此兩性間和人與人間的新關係，決不是由於命令，由於法律。如果是這樣，在將來的社會中，因性而生之愛悅，不是絕對沒有的，而此愛悅之時間的長短，亦只能由此二者自身而定。在此互相愛悅之時間中，女性便是男性的愛人了。但這種關係，如男性之為女性的愛人一樣，是‘性而已’的自然關係，絕不有從屬的性質。

謙弟好似要把男女間的關係，從社會的關係扯開成爲兩個東西，這不只勞而無功，還有一點不智。社會是人組成的，人是由男女兩性組成。人在社會間的關係，必然會有性的關係，必然會有的是父母，有的是兒女。除非社會上只有一性。性關係對於人與人在社會上的關係是不發生衝突的，只是被社會制度決

定而發生的“副徵”

復次，謙弟說：“女性是男性們的公妻”：我不知道是什麼解釋。公妻之名，不知如何會被謙弟採用。若說是公妻便是與多數男子發生性關係嗎？那末，由私有制度上的娼妓與將來非戀愛社會下的女子都是‘公妻’了。若說，妻之一義不只‘性而已’的意義，還有像現社會有經濟從屬的關係，那麼‘公妻’又似乎不是事實。據謙弟上文所指，指定的是‘娼妓’，那麼便是承認女性對於以金錢力和她發生肉體的關係之男子為妻，那麼，夫妻二詞，又增加了一新的含義了。

(二)

謙弟說，“誰知道，社會組織的單位不是家庭，而是基礎於生產與分配的經濟組織。”事實上是，家庭是基於有性關係或有血統關係之一羣（即一人以上）的營共同生活之詞。牠的功能之內涵，被決定於社會制度；而且，其變遷，其發展，也是和社會制度相適

應的。在私有制度下面，牠便生出罪惡來，因為牠在其原有的功能——“基於有性關係之一人以上的男女之營共同生活”而外，更加上經濟的依附和從屬關係。但當社會制度變革後，新的社會制度穩立後，人與人的同棲或營共同生活是由於當事人自願結合而不由於指派，那末，不基於性關係的和基於性關係的都有，並且不能禁止。如有一羣父母子女（在成人以後）或一對男女願意營共同生活，那是不和新社會制度衝突的，你將怎樣？禁止他們的自願結合嗎？再則這種營業共同生活，決不是等於生產與分配的經濟組織。生產的組織是工場礦山等等的組織，而分配的經濟，又是一種。功能是不同的，器官也是不同的。

像家庭之原有功能——“基於有性關係之一人以上的男女之營共同生活”，是合於著“自由的經濟會的J.B.Robinson所說的“一，有一個公共的目的企圖成就，或一個公共的希望企圖滿足；二，在聯合者

方面是努力於自願的聯合”，然而謙弟又說“我們並不希望有自願的社會組織，社會的組織是說不到自願的。”謙弟常常以整體來裁判部分，而他不知道，雖然社會的基本組織是有必然性，出於人類的意志欲望；而在此基本組織上面建立的為某種公共的目的企圖成就，或一個公共的希望企圖滿足而來的一種組織，“在聯合者方面是努力於自願的聯合”——這樣是說得到的。

(三)

謙弟說：“女性在社會中與任何人的關係，其主要的，不是人與人的關係——朋友關係，一性的關係，而是社會關係。因為女性在社會中生活是靠的社會全體，而不是依靠某一個人與伊的某項關係。”他不知道，社會的關係，便是與人人的關係，因為社會是一個集體名詞，是抽象的，是人與人的集體。所謂人與人的關係，不只是一個人對於一個人，而且還是一

個人對於多數人，和多數人對於一個人的關係，並且社會關係，絕不能沒有性的關係，因為社會不能離性故，因為人不是單性動物或無性動物故。

人與人的合理關係，在未來社會中，是 Mutual 決不是以詐偽相尚，以利誘威脅的關係。

婦女和男子一樣，他們彼此間的關係，應有而且必然有性的關係這一回事。性的關係是包括在社會關係裏面，而且應該和社會關係調和，不應該將性的關係與社會關係分離，並且也是不可能的。故我不敢盲同於謙弟所說，“其實。人類與人類的關係，到現在還是建築在性的關係上面的，而不是建築在社會關係上面的。”我說，其實，人類與人類的關係，始終是建築在社會關係上面（包含了性的關係，）不過，在私有制度社會未經“奧伏赫變”之前是病態的。我始終相信，“應該”是一回事，“事實”是一回事。在將來的社會中，能夠說，不發生“因了性關係的緣故而有特

別的‘休戚相關’之事像(?)”嗎?如果有的時候,你能說牠是不合的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決不能是在一直水平線上,親與疎的比較詞在人類的字典上不能滅消,不管你希望如何,說教如何,事實是這樣。我們儘管一致否認了貞操,否認了戀愛,其如此人與人之間的非水平線的關係,此因有性關係而特別親密的關係,決不是貞操和戀愛兩個範疇所能包括的,亦不是牠們直接的子女何!

在讓弟的本意,要想使女性不過性的生活,所以說:“所以女性的生活,到現刻,實實在在還是過的性的生活,”言下有不勝感慨之意。不知道他對於“性的生活”所下定義如何?然就其全篇文字所言,所謂性生活本來是自然的,無從屬性的。他說:“所以,男性中心的社會組織一解體,兩性底社會建立成立了,女性的社會生活之能力,便會充分地發展出來——伊們那時便不做父母的女兒,丈夫的妻子,兒童的母

親，男子的愛人，資本家的女工，一般男性的公妻(?) 而是要求去做一個完完全全屬於社會的人。”

女性之爲社會組織的一個主體，如像男子一樣，(說是‘屬於社會的’一詞不妥。) 誰私有誰是不合理。在私有者應該接受這個忠告而且準備“在事實的面前低頭;”然而，世間有多少罪惡之事恆假美名以行，故若假藉女性是屬於社會的而去破壞兩性間基於性的關係的聯合，亦猶如假借非戀愛與自由性交之美名去遊戲女性一樣是不道德的。(固然我的話在否認道德者的面前又不得不‘低頭’。)

除掉了上面的不同意之外，謙弟的見解我都是佩服不了的。 (劍破)

一九二八年五月卅一日上海。

(註)謙弟的文字，見上海愛的書店出版的婦女戰線第三期。

論 性 愛

(一)

男女兩性的結合，原是自然界中不可免的現象。牠有生物學上的意義——便是一方面對於個體由性慾而起的要求；一方面是對於種族繁殖的要求。這種生物共通的現象，一到了人類社會仍然沒有質的改變，雖然在牠的‘本體’上加蓋了不少人爲的新花樣。然而所謂新花樣云者，在第一項生理學上的意義仍然不能否認‘食色性也’的一句陳話，不過虛偽的人

類，爲了什麼……便有了所謂（清淨主義）Puritanismo，更有所謂貞操Casteco或童貞Virgecco等等的反自然的壓抑作用；又有因戀愛不遂或一時未得相當對手，及生理上性的無能而生出的掩飾——暫時掩飾——把戲，叫做什麼獨身主義。或因失戀及性的變態而生出的所謂昇華作用 So.ublimat 以及爲了性的獨占，性的依賴的結婚制度。再就第二項說，早被聰明的人類列入社會學範圍，或者優生學範圍去了。如像馬爾薩斯人口論，新馬爾薩斯人口論等等來限制人口的生殖。於是生小孩一件事，也該被政府法律，社會輿論所管教了。這是多麼大的一個問題，這是多麼值得注意的問題！然而我是唯物主義者，不懂得許多玄背的至高無上學理，老實說，我也不願懂。我只知道人生就有性慾，有性慾就該滿足，爲什麼拿些空洞的神話來壓抑他呢？‘食，色，性也！’可見古人還是懂得‘性的結合’和吃飯一樣的是不可離棄的必

需。所以在生物學上兩個原形質的合併，可以當作一種營養作用看是無疑的。所以有許多生物學家說，性愛的由來，是由於特殊的營養作用，而性愛的基礎實原於此。記得從前的民鐸雜誌上（忘其為何卷何號）周建人君曾做了一文，叫做‘愛的起原’上說得很透澈。我是贊成這種說法的。性的結合——無論是交合（Copulation,）交接（Conjugation,）或者交媾（Inter-course,）都不過是戀慾的要求。我絕不相信愛性有所謂純靈的。假如有人像這樣標榜，他一定是個騙子。並且性慾的求償是合理的，他是自然的現象，是道德的。除非以一方面去強姦別一方面，那才是不道德。不過到了人類智慧發達了，所以在肉的結合意義上，增加了不少的心理上的花樣，這些被一般詩人才子稱讚為‘戀愛的神秘處——不可思議處’。然而這種唯心論調，實在足以騙人，而且許多戕賊本性的怪東西，也就緣此而生。實在沒有物質，什麼一切靈的現

象都是不會發生的；沒有性的生殖器官怕性愛現象之有無，還是一個疑問。這種物質的‘果’的心靈現象，在兩性結合上添一些氤氳旖旎，如膠似蜜本來是好事。所以我有時也高興學學才子詩人，明唔幾句。過要在這性的結合上面添了消極的阻礙的把戲，那就罪大惡極了。愛情原不是一件物品，可以供某某人的私有。不過到男性中心的世界，到了資本主義的世界，愛情便和身體一塊兒當着商品 *Commodity* 在市場上去拍賣。而賣主遂據得牠的自由享有權和私人佔有權，因而所謂童貞，所謂貞操便有了權勢，許多婦人在上面犧牲了。我是贊成戀愛的，但我贊成的是自由戀愛 *Libera amo* 而反對戀愛的私有。我贊成漢年君的話：“性愛決不是單方面的。是多方面的。這是人類的本性。某一時候能夠熱烈而專一的去愛甲，過了一個時代又能夠專一去愛乙，並且還有時愛兩個以上的情形；只要雙方是戀愛成熟感到性的需要時，

便可自由結合。”這確實對——對——對——這樣一來，什麼不得了的三角形多角形戀愛都可以解決；悲劇可以變成喜劇，而且可以把建立在經濟上的私有制度上面的婚姻制度剷滅，而另外建築一個新的自由的性的結合的形式。關於婚姻制度之該廢，我在所譯的Emma Goldman 女士的一篇‘結婚與戀愛’中說得更好，恕我不多說來佔篇幅了。（見開明書店出版的‘自由的女士’一書）

要而言之，我是反對結婚制的，反對清淨主義和一切的，反對貞操的，反對戀愛私有的，反對獨身主義的性的變態。實在說，我的主張自由戀愛 Libera amo，與基於自由戀愛而來的自由性交 Libera Seksajo，自由性交和亂交 Promiscuity 的分野便是前者有自由戀愛做他的骨子，而後者却缺乏這個要素。

這像我是戀愛無上論的倡導者，其實，我不過說，性生活是人類自然的生活之一；應當順而導之，

不當逆而抑之，並不是說除了性愛，人生便沒有其他重要意義了。是的，我的朋友有的也反對性愛而提倡人類愛，一個日本學者叫做什麼‘米田太郎’也做了一本‘性愛與人間愛’來主張他的學說，可是我是主張性愛的，而且也承認有的人也有因為陷於性愛而放棄人間愛或妨礙他的社會事業，或捨棄了他生命的他方面活動者，然而這種‘性愛的迷戀’，乃是一種變態的現象。我們的職任，就是在指正這種現象便够了，不能夠因噎廢食。況且真正的性愛者，未必對人間不愛。二者可以相協和而並不是本質上有什麼敵害。

(二)

說到第二項關於人類繁殖的問題了。我感謝那偉大的科學家曼德爾(Gregor Johann Mendel,)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外斯曼(Weismann)關於生物的生殖(Reproduction)和遺傳(Hereditary)的發見，然而我却對於——雖然我是一個意想而且正專

研社會和經濟兩方面的人——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全不同意。我認他的‘科學原則’是非科學的，是不可靠的。（因為篇幅的原故，請有意研究者，看看克魯泡特金(P. Kropotkin)的田園工廠手工場(Fielbs, factories and worksfops)和從前新青年的馬爾薩士人口號）我以為在現在資本主義的時代，其貧窶的現象，原於經濟的私有形式（可參閱拙譯無政府共產黨宣言，）而並不是什麼人口過剩，生物產不敷分配的結果，而況在將來經濟共享的時代，科學的一切發明，可以普及，農業和工業的生產率可以增進（見克氏所著麵包略取和田園工廠手工場；）自由戀愛與自由性交實現，則隨之而必有‘自由母性’(Free motherhood)的產生（參閱拙譯自由的女性中的結婚與戀愛一文，）那末，人口的粗製濫造，必然減少以至於消滅，又何必去崇奉什麼 Pseudo-scientist 馬氏的教義呢？新馬爾薩斯主義，

首先對於馬爾薩士法則之承認，便已沒有多大價值，不過要比較馬爾薩斯的什麼積極的抵制，稍勝一籌。然而他雖不主張遏制性慾，然仍主張生育限制，也是非我所贊同的。我是絕對的否認‘生育限制’的。自然，勞動者的悲慘現象，其子嗣之特多，與家庭之擔負，自是一個原因。然而實實在在的原因，還是在經濟的私有制度上。經濟的私有制度廢除，勞動者脫除了工錢奴隸(Wage-Slaery)的桎梏，這種悲慘現象便會解決。我們的一般熱心社會的青年不去先鼓吹促起社會革命之實現，而反推崇馬氏教義豈不因果倒置？要之，我以為母性是應該自由的，不應該加以任何強制和禁遏。自然的物質富源是足供人類消費的，假使到了共產主義的時代。要去鼓吹人口限制，到不如先去鼓吹社會革命。

自由母性是實現於自由戀愛與自由性交之後的。換句話，便是戀愛和隨戀愛而來的性交自由了，‘母

性’一定會自由的。母性自由的結果，便是優生學要求的實現；反之在自由母性未實現，婦女的孕育，尚含有非自願和強制的成分，其子嗣定不全合於優生學所要求。

我對於性愛的觀念只於此，便是一貫的“自由戀愛——自由性交——自由母性”

（劍波） 一九二六，十一，念五。

壁還戀愛貞操新論者

錫深先生：記得前一禮拜日在你處見着謙弟同志戀愛貞操新論一文，中有涉及我的地方，所以我不能不趕着說幾句話。因為我近來病了

六七天，所以不能做成文字，只好片斷的寫來。

謙弟同志把我列入「戀愛貞操新論者」中間，我實在不敢當而且不敢承認。因為我在新女性十一月號上所說的『我反對婚姻制度，我反對貞操的偽善；

然而我却尊重因戀愛而保持一己的貞操，因為那是自由的協意的自發的，不損害他人也無害於社會的。』一段話的意思，謙弟同志實在還沒有明瞭，無論謙弟同志引入許多有名「戀愛的貞操主張者」的名言，然而我都不敢自比於他們。而且，老實說罷，我是不願和他們那些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思想家為伍的。我也知道戀愛與貞操不是有什麼關連的名辭，不能說沒有貞操，便沒有戀愛，有了貞操，便有了戀愛。我也對於謙弟同志所謂玄學的戀愛貞操學說的根據是絲毫不懂的。我和他們簡直是南北極而不是雷同。什麼一夫一妻制是戀愛的最高典型，我也是不懂得。要之我的主張還是我的主張。告訴你，我的主張；不是『主張』因戀愛而保持一己的貞操，而只是『尊重。』其理由便是自由的協意的，自發的。不損害他人也無害於社會的』謙弟同志反對戀愛貞操論者的理由。實在沒有傷到我的皮膚。我記得 Dr. H.

Block說過『自由的社會』是 A form of society of interdependence where no others to compel his views on others by means of John B. Robinson 在他的自由的經濟學 (Economics of Liberty) 上也說了一段話，

All actions may be classified under two heads, as non invasive and invasive actions, Invasive actions are such as restrict liberty of action on the part of others: non invasive actions are those which accomplish no such restriction. (PP. 103-.04)

合而觀之，便知道我在新女性十一月號文中所謂自由的意義。

貞操不過是一個名詞，他有他的含意。我是說：『我反對婚姻制度，我反對貞操的偽善；但假如有一對人，同為自由合意，沒有任何一方想在行動上限制

他，想在意志上強迫他，想在短時間上或長時間內要保持貞操，我是尊重他的。因為他們在個人方面是自由合意的；對社會方面是無損於別人和社會的。」從他一方面說，假如有一對人，在自由合意上，不守什麼貞操，也是對的。像這麼的陳述，謙弟君還以為不足嗎？請你從積極方面表示出意見來！在我的意見中，早沒有什麼試驗結婚的存在。便如廣東之不落家和自梳，這自然是不對的，但其原因假如是在性生活不自由上，那末，便在我的理想之下是不會實現的；假如原因不在此而在「無智識，」「迷信，」或「惡習，」我看除了「原因療法」的勸誘，開道而外，未必謙弟同志還主張「齊之以刑」罷？謙弟在C段用我的幾句話，並加上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什麼『贊美他們應當手淫……』來俏皮，其實只是徒勞。

其實，謙弟同志並不反對我的話，而只是誤會或錯解我的話，你看他也說：『至於兩性能够永恆的維

持他們的悠久之性生活，我也並不反對。但這不能說是戀愛貞操的功能，而且也不是什麼制度……」

我在十一月廿內(?)做了一篇文字，叫做『談談性愛』已投寄某刊多時，發表以後，便可見我對於性愛的主張了。假如時間和精力上還允許我，也想做着幾篇有系統的關於性的文字。 (劍波)

一九二六，一二，一七，病書。

非戀愛與戀愛貞操

我不幸我自己對於性的主張，會被斷熟的而且較了解我的謙弟所誤會，加上我一個「戀愛貞操新論者」的頭銜，當我見着他的原作時，正在病中，所以只寫了一點「壁還」的意見，然而我總想有機會再來說說。人的思想是進步的，我不能說我從前的意見，沒有不對的地方。恰好，在新文化月刊上，謙弟的『論「戀愛論」』刊了出來，惹起了晏始先生在新女性六月號又做了一篇反駁的大文。這兩個問題實在是值

得把各個人的不同意見都說出來評議一下，不可以謙弟是人微言輕而忽視。我是不學無術的，尤其是對於性的問題；然而因為謙弟的意見是和我有大部分的相同（有許多貌似不同的地方，都只是詞句間的偶然誤解；）而且謙弟在積極方面的「性交自由」主張，也是我素所提倡的，故不能不再來饒舌。（我恰從南京回來，隨用書籍仍未運到，有許多地方，只能憑記憶，諒之！再以後文中所用性交自由，自由性交都是同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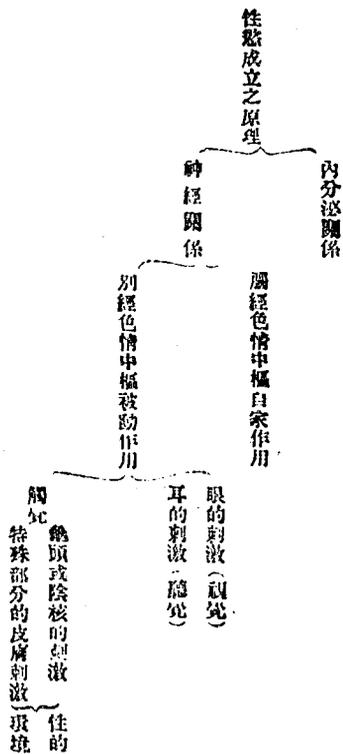
（一）

先討論戀愛之存廢，才可以講到戀愛的真操，今請以謙弟及晏始君對於「非戀愛」的意見為論料。為文字的簡節和少廢話起見，請先論謙弟非戀愛的幾大理由。他是——分作三項來說的。

『第一項』他根據靈肉一致的戀愛論來反對。因為靈肉一致論者「相信兩性的結合不僅是在滿足性

慾的要求，還要性慾的精神化。他們並不反對性交，而積極的主張戀愛是由性慾產生的，然而他們總說戀愛乃精神化的性慾(米田莊)是把那人生中一切無窮複雜的變化散給人們的偉大的人格戀愛，不是那變化的卑小的性慾戀愛(愛倫凱)一切人類愛之泉源，都在性慾之事實；有夫婦愛而後有親子愛，有人類愛——人類之社會生活。道德生活，於是完成(廚川白村)。關於這些解說，我覺得，無性慾就無戀愛的結論是對的；若說，無戀愛則無一切愛，則未免過於誇大，而且只看到一邊了。——這是戀愛至上論者。謙弟反對的理由和論證(一)根據了程浩的人類在生活所說「性慾成立之原理」而證明性慾的成立是「基於人類生理一方面受了外圍的刺激，他便是——種適當的反應，」因此，他反對「未經過中樞神經的戀愛便不是戀愛」的論調，並且說，在性慾成立原理中，看不出「靈」在那裏。我說這是對的。為閱者明了起見，

也照抄了程浩的表在下面：



在郭任遠的人類的行爲上行爲的生理章也說：

『這種液腺（色腺）的活動爲發生色慾的重要刺激，割勢的人沒有色慾，可見他和色慾的關係之重要了。色腺裏面有來特細胞（Leydig cell），來特細胞所分泌的液質是雌雄的副特性（Secondary Sex Characteristic）的發達的主要原因，割去這種細胞的動物，一切雌雄的特性皆不發達；又若把雌雄的色腺互相移植，則雌者發生雄性，雄者發生雌性，而一切羽毛的顏色及身體的發達也雌雄顛倒。』（本書一四三頁，又參閱威譯 John B. Watson 行爲主義的心理學一八一頁。）這實在可以證明性慾純屬於生理的物的關係，而沒有絲毫「靈」的存在，便是一切因性的環境而感受刺激的也要靠生理的關係，不可解的「靈」不能在無物質的空間存在，這是不能否認的。所以謙弟說，就是講到性慾昇華作用或者什麼化，都應該不脫生理的自然，當然是對的。但這都與反對靈

肉一致戀愛論沒有多大關係，因為他們也贊成無性慾即無戀愛，也反對戕賊生理要求的禁慾主張。復次，謙弟說：「男女兩性有所謂愛的關係，並不是基於性，只是兩性在社會中生活的「人和人間的環境所促成的現象，」這正是男性與男性，女性與女性間的相愛(?)的現象是一樣的。」這一節，我感覺到有一點模糊。若說是男女兩性有所謂愛的關係，並不是基於性，即是說，與男女二者間由生理要求的性慾無關嗎？那麼便是否認了前面「無性慾即無戀愛」的原則，而且也好似把性慾和戀愛分開成各不相關的東西，那麼，戀愛又是個什麼東西呢？心靈的現象嗎？我想謙弟絕不出此！我覺得，謙弟是爲了想完成「自由性交」的理論，所以便想把二者分成無關係的東西。一方面爲要滿足性慾的要求，便主張「自由性交，」把戀愛（因爲有下面他的幾項關乎社會方面的理由）消滅，而代替以純粹的「人類愛」我和謙弟一樣是安那

其主義者，是唯物論者，是主張性交自由者，是個「人類愛」者，然而在這一點却不敢同意。我以為此間須得把論點分清楚，第一，便是在客觀的事實上問性與戀愛究竟有無關係？第二，便是在主觀的目的上問是否要主張廢除男女兩性的戀愛而代之（A）性交自由（B）人類愛，二者又是有連帶關係的。

第一，我承認性與戀愛是有關係的，讓弟把此處的性字未加註解，使我難於着手。不知他是說的男女性別呢？抑是性慾？若是前者，則所云戀愛既已別於人類愛，親子愛，而指定是男女愛，那已不成問題。若是後者則我認為有關係，即是無性慾即無戀愛。且聽我的論證：從前說，我們知道性慾的成立，純屬於生理的關係。男女的不同，便因為性生理（包括性器官色線等言）的不同。男女間的生理如全相同，則自無男女自無性慾，其生殖繁衍或者要學原生動物的細胞分裂，出芽……的辦法。無性慾則當然無男女的戀

愛，今人類既有男女兩性對立的個體，又有性慾，則男女間的戀愛，謂為無性的關係，則非我之淺見所能解。反之，若謙弟謂性慾可不必基於戀愛，即沒有戀愛亦可與性慾，這到是可能的。我不是固執的認定一定要使「戀愛」存在，我是在論有無這種事實。然而事實上，男女兩性所謂愛的關係（即戀愛，）除了「人和人間的環境所促成的生活現象」之外，還有基於性（性差別及性慾）的關係存在。我以為一種事實的廢除，要看他是否人為的制度文化……。性慾是可以決定人的事實——生理關係，而不是由人決定的。（雖然也可以有人為的壓抑，然而非正的。）由性慾而來的戀愛這種事實也實在不是一種制度文化，……假如承認要廢除他，不知道有什麼良法？關於這項的是非如何，下面再講。謙弟又說：『若說男女間的愛，是基於性慾的和性交的預期，那簡直是要人類為性的崇拜者。換言之，便是「生殖器的崇拜者，」亦即是同

性戀之鼓吹論者：（這因為同性間也有性慾的要求，雖然這是性慾的變態（？）然而却是性慾的要求；）在事實上看來，戀愛與友愛或人類愛只是同一的名詞而異寫。』我在謙弟眼中看來，一定是不懂得什麼是性慾？什麼是戀愛？然而爲了不懂，所以不能不請教。我根據謙弟自己的話，『戀愛外圍的條件，純是基於人之生理的一方面，』而性慾便是因『人類生理一方面受了外圍的刺激，他便是一種適當反應。』他具有：一，性環境的刺激，二，內分泌作用。然二者之來，必基於男女生理構造之因性的差別而有所作用。那末，男女間的愛（戀愛）是不會和性慾分離的，男女間的愛除了「在社會中生活的人和人間的環境所促成的現象（休戚關係）而外，還有基於性慾和性交這回事。假如不能從事實把我這見解駁倒，那麼便說我是「生殖器的崇拜者」也不豈還而承認，但說「亦即是」同性戀之鼓吹者，則覺得這「亦即是」三字，大有類

於某黨之「就是……就是……」的理論，我可不服。原性慾之作用，不僅如一般人之視同滿足肉的快感，而更有繁衍後嗣之一義，這便是生物學上的生殖(Reproduction)。要生殖，男性與男性，女性與女性是不行的，據此，而愛雖有性慾的要求，然而只是屬於滿足肉的快感一方面，失掉了生殖的意義，當然是性慾的變態。那末，讓弟不能便以「同性戀之鼓吹論者」的頭銜加於我了。

(二)

『第二項』是讓弟給持續戀愛論者的一個襲擊。持續戀愛論者以「一切的愛是由於性愛而擴充的」論斷，他也是非常反對的。他引克魯泡特金在互助論中所述「動物的互助」許多例子，謂那些只是「他們相互間的「經濟的休戚相關，或者共同生活的現象，」因此不能說是由於愛親愛兒甚至於男女戀愛所擴充的，然而這也不能因此而反對或否認男女間的戀愛，而

只能說人類愛不是由戀愛所擴充而來。再看他以下的理由：

他引米田莊太郎的話說：『所以熱心戀愛的人，目中無親，無友，無國家，無人類；甚有以自己與自己心愛的人就足以盡其全世界的。……戀愛與人間愛中之人類愛或博愛，立於正反對的地位。』他又在戀愛貞操新論末尾中也聲明『我反對戀愛的理由，認定戀愛是反社會的，而且是資本制度下的環境特有的。戀愛的本身便是佔有的，她具有豐富的拒他性。』章錫琛君以為米田氏的主張是至少是「過分的誇張。」在事實上，我們很難尋到像這樣的戀愛者。即有，也決不被認為戀愛的極則，戀愛的模範者。』我常想做一篇短文，說明戀愛生活的正常方式，但總未下筆。我以為米田氏所說的這種態度的人，不是沒有，——或許，他具有十足的這種態度，然而却不敢（也不能）照量的作為出來。然而便承認有，也不能舉此

而認為戀愛的極則。謙弟謂「生物的所謂戀愛事實，只是生物在共同生活的某種環境之下，偶然或必然發生的一種生活慾求的現象，簡直說不到什麼愛，更說不到什麼性愛。」我以為除了謙弟所說。還要加上由性慾的兩層意義（生殖和生理上的要求滿足）一項，理由才能充足。晏始君在「非戀愛論的又一派」文中駁謙弟此節的理由，我却不大懂得，他是主張人類愛有什麼心理的根據的，然而我對於他的行文究竟不大了解。

再謙弟引丘淺次郎在生物學上的話，我不懂日文，當然未讀過，也無法尋得譯文。據他所引的話和他的駁詞，我是全同意的。實在暴力式的戀愛，不應該使之在人間顯現，然而在這資本制度之下的戀愛，却不能盡免。誠如柏柏爾所言，現今實在是實行亂交。章錫琛先生在這裏沒有表示他的意見，但晏始君却指謙弟不贊同人類去學昆蟲及獸類的暴力式的戀

愛，而一方面又批評戀愛論者主張人類應當和其他生物的性生活有區別的不是，謂之極大的矛盾。我認爲這是晏始君沒有看懂謙弟的文理。謙弟說，人類的性生活和生物的性生活都是「生物生存的一種現象，」——共生的「經濟的休戚相關」和「共生的環境」事實（據我前述的意見是不敢苟同的，）中間沒有什麼差異。在我亦以爲人類與生物的性生活基本上沒有區別，都是由性慾而出發的。這樣看來，則此屬於性生活之基本的原則，而昆蟲或獸類之暴力式戀愛，乃是性生活之一種方式，即是如謙弟的主張，亦無矛盾之可言，何有於「極大」的矛盾？晏始君謂：「按照事實說，人類和其他生物的性生活，的確有極大的區別。最顯明的一例，就是其他生物往往一生中，或一年中極短期的生活，而人類卻是從青年到老年的極長期的歲月中，永久繼續着性的生活的。」這個例子不能有充足的理由。要知道二者之不同，不是因「性生活」的

根本差異而決定，乃是被決定於二者生活的環境或「社會」之各異。人類的「百年偕老」的性生活，老實說，還不能認為是「人類性生活普遍的定則。」因環境的關係，因相愛的變遷而中斷的不少，這在基本的性質上，是和生物只是量的不同，而無質的殊異。並且這種「百年偕老」的生活，也是在某一一定時期中，或某一一定地區內，或一定的社會制度之下的現實，晏始君能說是在各時間各空間各社會制度之下都必然是這樣麼？

(三)

『第三項』謙弟目之為戀愛神聖論。好了，謙弟在引過了愛倫凱和與謝野晶子的主張之後說道：『事實上是這樣的，兩性的性生活之滿足，只在於兩性生理一方面，並沒有什麼心理之可言。』這點不知謙弟是否以心理為戀愛的（一般人說的）精神現象？我以為男女間是有戀愛關係存在的。戀愛關係的基礎是性

慾，一切的氤氳旖旎（我找不到相當可以包括的詞，）人們目爲精神現象的，只是附加的或穿的外衣，或者是一種衍穢的技巧，實在脫去了這些，只是赤裸裸的男女兩個體因性慾的和生殖的要求爲一定時間內的結合，沒有什麼神祕之可言。

人們因爲社會上經濟制度的關係，決定了自己的行動的比較固定性，這一直自古代的遊牧時代而後便漸漸的如是，而人們相習於此種生活方式已有幾千世代了。再則以後世禮教習俗法律的關係，又與人類對於性生活上以一大限制，又習之久了。所以男女間的性關係便成爲法定的婚姻，與非法的強姦，和姦種種。甚至於兩者都無機會滿足的，便墮落爲手淫，雞姦，自戀等等。除了法定的形式以外是遭蔑視與壓迫的，故大多數人們都自願的，不得已的，或沿襲的如此又不知其幾千年了，這些這些，都是「百年偕老」的性生活的自來。能滿足的（即不滿足的，也

限於禮教,)在此長時期相伴中,在工作以外的時期中;不能滿足而失敗的在悲恨中追思中,便慢慢鬧出來許多人們叫做精神現象的把戲來;相沿既久,事例亦多,於是詩人哲學家或形而上的心理學家便為之歌頌讚歎或穿鑿附會,便成了現今一班人認為不受科學公律支配氤氳莫測的戀愛至上的精神現象。這些都是被決定的而不是人類或生物性生活的本質所有。並且,有許多認為神聖的精神現象,在社會制度一改變之後,是必然會自滅的。戀愛原來沒有什麼神聖!也許我的解說,還不大周詳,待有機會時再說罷。

然而謙弟想廢棄戀愛的理由仍然不充足。他問:『他們都以彼此的愛為基礎而實行結婚了,但在生理方面,兩性得不到性的滿足,他們應當尊重性的自由嗎?抑或尊重人格的戀愛和戀愛的結婚呢?我以為這在我們安那其主義者和性交自由論者是不成問題的。因為我贊成了性交的自由,也不能打倒戀愛;贊

成了戀愛（不是什麼戀愛貞操，）也不會妨害到性交自由。

謙弟說：『我們應當知道兩性的關係，在性的關係只是性的關係，決不能夠說因性的關係而影響及兩性和其他的人與人間的關係；兩性的結合，兩性的愛慕，也倒可以如同性間一樣，不應當基於性的關係而上。』他的意見是堅固的，總想把不必廢除的戀愛廢掉，而使人與人的關係，都是一樣的如同性一樣，而在性生活上只實行性愛自由，就夠了。我爲這大可以不必。而且謙弟的「應當」與「不應當」也只不過是這樣，而事實却還報他以一個「不會」，「不能。」

（四）

謙弟非戀愛的理由，我認爲較值得注意者，便是他在戀愛貞操論上說，『戀愛是反社會的，而且是資本制度下的環境特有的。戀愛本身便是佔有的，她具有豐富拒他性。』然而可惜，他所定的罪都不是戀愛

的正軌和本性，而只是戀愛的病象，是爲伴着財產私有制度而起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一種病的形式。戀愛本質不是反社會的，也不是佔有的（她應該是to give而不是to take）。佔有性或拒他性都是私有制度下的環境的特產。假如要乾脆的廢棄他，倒不如去糾正他，或努力消滅那決定他形成他的根源。因爲廢除他是絕對辦不到的，糾正他或者消滅他的病象到是可能。我們是不贊成用法律禮教……去禁止（即禁止也是等於零，）你有什麼辦法呢？如果一對男女在某時期內他們愛好到比與其他的人還濃密（然而他却不怕別人，也不違反博愛的原則；）或有有幾個男女，他們相互間（自然有性的關係）的愛好又比與其他的人更濃密，你有什麼辦法呢？你不能使全人類的各個人相互間的愛像一根水平線的平齊，那麼只要戀愛是無妨於人間愛，無妨於性的發展便够了，何必要強爲所不能，強爲所不必爲者？

錫琛先生以謙弟同時主張靈肉不必一致而謂「也可以說」與衛來結婚觀念有共通之點，這也無異乎說安那其主義者主張打倒軍閥與國家主義者主張的打倒軍閥有共通之點了。其實他們在破壞方面理論的立腳點和積極方面的主張完全是相反的。晏始君謂：「禮教維持者把性交看做人生的義務，性交自由論者把性交看做肉感的滿足，其間好像有絕大的區別，然其蔑視人類的感情却是一樣，這也是對於性交自由論的誤解。便據謙弟的解釋罷：『性交自由純全是根據兩性的生理與心理，並不為原始時代的亂交狀態含有強姦掠奪及放縱的意義的。所謂性交自由，純全是依據兩性的慾求而以不違反身心為原則。』（民衆十期性交自由與亂交）這不只是肉感的滿足，顯然可見。在我個人的意見，則是主張自由戀愛，自由性交和自由母性的（幻洲第九期談性愛，）更不能概括的說：『性交自由論者把性交看做肉感的滿

足。我預備另做一篇「性交自由論」的文章。

要之，我對於謙弟同志的大膽主張是佩服的；但嫌他的理由還不能打破我的懷疑。我其實並不是站在戀愛一邊做辯護人，但在我的認識還未破碎之先，究竟不敢盲從。

(五)

掉過頭來，再說戀愛貞操。我想，凡是一個性交自由論者定不會贊成貞操的，謙弟誤會了我的文意（抱歉我的文筆太拙了，）所以把「戀愛貞操論者」的頭銜加我，而且我早已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鄭重還璧了。不過我今天所說的，是說我對於這個題旨的鄙見。

謙弟不承認戀愛與貞操有關係。我以為守貞有兩層原因，一是為禮教風俗法律……等的限制；二是為了戀愛的關係。後者的對與不對是另一問題，然而在事實上是不不少的。謂戀愛不基於貞操，這是千真萬

確；然而不能在事實上武斷二者中間沒有關係。

謙弟在D節戀愛貞操論與夫妻制度中說戀愛貞操論的人仍然相信夫妻制度。我以為在事實上也不見得。主張戀愛貞操論者不一定贊同夫妻制度；反之，贊同夫妻制度者一定不會否認戀愛貞操。我在新女性十一月號的論文早已不在手邊了（不是託詞被M君拿去了，）所以也想不出當時說些什麼話，但據我致章錫琛先生函的聲明文中所引有一節如：『但假如有一對人，因為自由合意，沒有任何一方想在行動上限制他，想在意志上強迫他，想在短時間或長時間內要保持貞操，我是尊重他的。因為他們在個人方面是自由合意的；對社會方面是無損於別人和社會的。』我的話至今也不能認做在維護戀愛貞操。在我這句話中的貞操，是指自願不再與戀人以外的發生性交關係而言。因為自由性交是要出於相互方面的同意，假如他或她是自願的如是，而又無損於別人

或社會，又還有什麼理由說他是錯的在章錫琛先生的意見，戀愛本身便是貞操，因為戀愛本來是靈肉一致的；又說，「性交必須以禁密的愛好為原則，」這兩個概念是有關聯的。但是，我終於到現在還不大懂得「靈」的真實性；但以「性交必須以禁密的愛好為原則，」到有點意見。像章先生的主張，和文後所說「戀愛與性交一致也正是生活的藝術化的一種手段」我原是合手稱善，但是一定要有禁密的愛好才能性交，也可不必，我也為只要互相同意便足了。不罷了這個「要如是方好更好」也是可以。

這一節只算是一個補白，而且也近於拉雜，太參不住閱者。而且本文中一定有許多不對而為我所不覺的地方，也留指正才是。（劍波）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上海

論「性」

(一)

人總是愛好異性的美，所以女人愛美男子，男子也愛好美女人。這是自然界中動物的公例。性的刺激與衝動是自然合理的，也就是使動物之所以有活氣的一種動力；人類不朽的共業不知有多少是由牠的發動。

我不像一般佛洛伊德或 Jung 派的變態心理學者那樣肯定唯性史觀，把性美頌讚得像全能的主宰；

然而我認定性關係對於個人對於社會的重要。固然經濟制度可以決定性的關係——譬如性道德，性中心及婚制等等——，但我敢斷言，便是經濟制度達到自由共產主義 Free Communism，在社會上全人的經濟關係都平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沒有因經濟關係而發生反社會或損及別人的行爲；性問題的解決，還要在後面，又固然，經濟的自由共產主義可以減去極多的性的悲劇，教育的普及，藝術生活的施行……更可以減去極多的性的悲劇；但我第一，認定由性而生的反社會的行爲必定要在經濟的自由共產主義和政治的 Anarkiismo 實行後許久才有消滅的可能，第二，我又認定社會的經濟制度雖然可以決定當時之性關係，但不能全部決定牠。因此，我常常主張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決不能漠視婦女的解放運動；而且參加社會運動的各成員，不能不對於兩性觀念有明晰的了解。不僅應該知道牠對於生物的，或社會

的意義上之另一面，而且要知道二者與二者間的聯帶。因為，牠們在社會革命的實現上，及新社會組織的完成上都有莫大的關係。

經濟制度雖然是決定人類社會之政治道德宗教……之力量，人類雖然是絕對地不能離開經濟生活；但是人類絕對沒有天賦的，本能(?)的私有的本性，後者只是社會的遺傳。然而性的衝動與求滿足則是一切生物的本性。

(二)

私有經濟制度影響了性關係，並且 Sanctified 性的佔有；但影響於性的佔有的還有因男性中心的道德之流行，婦女被囚束於閨闈之中，沒有社交自由的可能。男女雙方無擇偶的自由。尤其是女子一方面的供不應求的關係，增固了性佔有的根帶，又在他方面，好美是人類的本性，在男性中心的時代，對於美女的佔有拒他，亦是很顯然的。

現存的經濟制度、宗教、道德、習慣、風俗、政治、法律……等等，無一不是壓迫性的自由而保障性的私產主義的。即使社交可以公開而自由了，離婚也自由了(?)，保護性佔有的鎖鍊似乎弛緩了許多；但這也止於弛緩而已。莊嚴的結婚制度——無論牠或形式如何——現存的規定之種種法律，婦女經濟之不能獨立，這些都依然為性的佔有設下了多重防線。然而要想衝破這幾重防線，首先打破此現存的社會觀念形態 *Ideologie* 固然是必需而且有效力，但最大而最有效的最後之一擊，還是摧毀現社會結構的基礎——經濟制度，重新估定一切社會價值的 *Socia Revoluciono*。

(三)

「性」這個東西，在我們「文明」(1)的社會裏不管科學如何發達，依舊罩上一層厚厚的神秘觀念。性的「塔布」*Taboo* 無處不可以見着。而且更比野蠻人

更有權勢，其干涉的範圍更寬廣。現代人都扮起一副莊重有禮的 Gentle 態度，把自然的，「美」與「能」都掩飾起來，加上無數矯飾人爲的虛僞。所謂裝飾美者，假如是不抹殺污垢自然美而加增一點裝飾美，自有其十分可貴的價值，無如近世之所謂裝飾美，乃是完全抹殺污垢自然美而另換上一套虛僞的浮飾，這簡直是可怕恨的事情。至於講到「性能」一方面，更是以爲絕對的淫猥褻穢的了。交媾之於男女，在事實上和在理論上一樣，與吃飯沒有分別；但總爲一般人所忌諱，儼同鼠竊狗偷。生殖器的崇拜，雖然在人們的觀念裏留得難深，但在青天白日下依然認做污穢不潔之處，尤其是女人的陰部，便是排泄糞尿也要逼着戒嚴。像這樣的神秘觀念支配着大多數男女，爲腐朽的老人的新青年所擁護，性關係能有多大的自由呢！

(四)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方面固然發生許多氤氳旖旎可歌可羨的愛的喜劇，但同時不知還有若干倍于前的悲劇滋生，裝點我們「文明人」的門面。就是在「隨便下去」與「好似圓滿」中間，兩性間的悲哀，隔膜和背馳是依然不少。勉強的合。與不自由的離，都是可哀的事，現社會下的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不過是形式的偽飾罷了，不濟於事的！

真的，兩性間的關係，除了性慾的滿足與生殖器而外。不知還有許多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同？不同的都是由人為的社會制度所造成所壘積。假如說性愛是可歌誦崇拜的；那末，人與人之間的休戚相關，Soldarität, 互助 Gegenseitige Hilfe 犧牲 Selbstaufopferung, 同情 Sympathie 和自損 Selbstverleugung 也是應該加以等值等量的歌誦崇拜了。年前謙弟同志主張反戀愛之說，曾引起我和他的爭辯，這些在新女性上可以見得。我不願重述舊時的見解了，

過去的讓牠過去罷！事實上，假如揭破性的神秘觀念，把交媾認做吃飯一樣的等閒，把接吻抱腰以至張競生所說的「情玩」只認做人與人之間的親愛的表示，把生殖看做人對於自己對於社會的責任，那麼，在將來自由社會實現以後，人只是人，只有人Homo，沒有Viro 和 Virino 的差別，都是同伴Gekamaradoj，都是愛侶 Geamantoj，沒有什麼夫妻的關係，這才是人的至高完成；性的至高完成；男女的真實和諧。那時的「性」才是裸露的，自然的，社會的，崇高的，善的和美的。關於這種重要的問題，我將另在獨立題目內詳細討論，今不贅及。

(五)

以前，我的婦女解放之最後目的，除了和男性一樣的在政治經濟上同躋於 Herrschafts-Iosen Kommunismus 的社會地位而外，是自由戀愛，自由性交，自由母性。這個見解，依然是十分正確。要只把

『自由戀愛』改做『自由交愛』(註)而且加以說明便足夠了。

性的解放是人的解放之第一步首要工作，否則人依然是奴隸；女性做男性的奴隸；男性和女性共同做性的神秘觀念——廣義的禁慾主義和性的「搭布」——和性的佔有觀念——結婚制度的奴隸。

(註)此處之「愛」完全不是「戀愛」的「愛」而且「自由交愛」也和老梅所著之「自由交愛」書的主張不同。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病中草成，上海

(五)

——從抹殺『結婚制』與『自由戀愛』而說到『自由性交』——

“Oh, Voi Che entrate, lrsciate ogei Speranza!”—Dante

結婚是一個這樣的地方，——如但丁所說——

走進那裏，便沒有希望留在後面了。迷戀愛的成熟者，當他或她一經圓滿地達到目的以後，便喑然若失地叫喊道：『結婚是戀愛的墳墓。』我的朋友長虹說道：『一到結婚那一天起，所謂戀愛的神聖義務者已正式開始，而性却不能够追隨那種好大喜功的遠征事業，所以戀愛中的那一部分真實的性的表現便立刻停止，而人們便開始過他們的升之九天的神化和沉之九淵的性交的滅裂而湊合的矛盾生活，而頌祝戀愛的勝利。』戀愛勝利了？不獨戀愛已經是破產，便是人生也黯憊無光而將近熄滅了。長虹謂結婚並不是墳墓而是監獄，應該自己進去而的確是自己進去的監獄。如果進了監獄而永遠不想逃脫，那就是墳墓了。

戀愛的真實性有兩面：(一) 是由生理而來的性慾要求；(二) 是和普通人與人間的親愛關係。不過後者因為自私有制度。(注意！我此地是說「私有制度」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 確立以後，增加了人類的佔有

性，自私性而附加上去的一點——和男女社交不公開，性結合失了自由以後而又附加上去的一點所謂戀愛的純化美化現象。柏柏爾說：

【人類對於身體各部自然所規定的非滿足牠不可，否則須要受傷害身體組織的天罰。生理的發達的法則，須和精神的發達同樣地研究與攷慮。人類的精神活動和他器官的生理狀態有密切的關係：一方有了障礙，他方非受影響不可。所謂「獸的慾望」決不和精神的慾望立於不同的階級：兩者是同一的組織作用，互有影響，這是男女多一樣的。】（中譯婦人與社會一三三頁）

柏柏爾的見解不獨超過當時許多的社會改革家，而且在現在——『距婦女和社會（主義）』著成四十八年了——還比許多婦女主義者，戀愛至上論者高明得多，不過他好像一個二元論者那樣，而沒有膽大地將所謂精神者認為物質的產物而從屬於物質之

下，——即是說他仍然沒有將性的本來面目還原，而踏了靈肉一致論者的足印。我們只覺得惋惜！

給性以牠的本來面目，不僅要剷除『現今唯一的法認奴隸制』(John Stuart Mill 給婚姻下的定義)的結婚制，而且還要將「戀愛」這個帶有性的神秘性的佔有，性的自私……的『唯一公認的性的奴隸制』剷除方可。在這方面，我們，尤其是我們 Anarkiisto，要努力向上述二者進攻，在牠們的掩蓋了的殘骸之上建築我們合於人類的生理，性的本來，而且和將來社會的政治經濟新原則相合的『自由性交論。』這是我們除了無產男女二者須一致參加超性別的人的解放外而向新男女青年提供的唯一性的解放。

有些過慮的中庸主義者以為沒有了結婚制度便會走到雜交的狀態。自由戀愛論者便驚惶起來，說：不對。結婚制雖廢除了，還是『自由戀愛，』牠一點不是雜交。他們說：

【文明人的兩性關係，因為各方面的發達，需要一種較高尙的形式，他們的生殖作用，需要精神上的滿足——這就是戀愛。】

【要有真正的自由戀愛；應該使兩性生活，完全依了性的需要，性的利益，一點也不受物質生活的影響。兩個人發生性的問題的時候，不該立刻就加上一個另外的問題，口腹問題。自由戀愛，就是使大家對於性的問題，加以尊重，解決性的問題，完全以那利他的愛生活為主，不受別的力量干涉。】

【可恥的行爲，不道德的行爲，是一男一女，沒有高尚純潔的戀愛，而住在一起，只有肉的結合，】

（上文均見新女性二卷九號吳友三君阿爾伯氏的自由戀愛論）

閱者能看出一點『自由戀愛』的內容嗎？什麼高尚純潔的有價值意義的字眼，有清淨主義的歧視

「肉」的意義的字眼：和什麼精神上的滿足和——像法國喬治桑(George Sand)所倡——『不以感覺違反靈魂，不以靈魂違反感覺』的靈肉一致戀愛是這樣的。他們始終把肉看得低於靈，而靈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他們始終把男女性的感情——比對別人更深摯的感情——認做是神妙的，是性愛的特徵，而不知是非本性的社會的產品，他你總要把這兩個不是孿生的聯合在一條褲子內，加上一些玄妙的裝飾。他們很得意地——知道自己的弱點——又提供出一個自由離異的論調，然而他們却不願意知道戀愛除了本身只是性慾的兩全表現以外毫沒有什麼。我說，自由戀愛者簡直是個心物二元論者（雖然他們有的要否認，）是到性解放的中途而徬徨者，是帶有性神秘性，和清淨主義的遺傳者。他們不知道『完全依了性（先認明什麼是性！）的需要性的利益，「沒有高尚（？）純潔（？）的戀愛（？）而住在一起，只有肉的結合』不是可

恥的行爲，是超道德的價值判斷的行爲。無政府主義者的阿爾柏氏，高德曼氏都，在其「性革命」一邊，顯示其徬徨的滿足了。

假如說到結婚制度廢除了，人類會走入雜交；假如雜交是合乎男女性的要求，性的合適，不是強迫的肉肉結合，這個我們非常的承認。我們對於原始時代的雜交 Promiscuity 情形是不知道的，又假如他們的雜交是我所說的那樣，這也是對的。歷史不是重演，而只是相似，重演是決對不可能的。據雜交 Promiscuity 一字而論，他是從拉丁文 Promiscuus (= Pro, before, in Place of, fort miscere, to mix) 而來，完全沒有含什麼道德的價值判斷的意味。

記得在去年國民黨清黨期始，吳稚暉先生在一篇文字而引敘一個故事：在武漢某大集會中，男女雜衆，突有一青年男子在一女郎的肩上一拍，說，『我們交媾去。』爾時彼女郎面赧欲怒。青年男子便說，『你

思想落後了，』女郎聞之回嗔作喜，與青年男子攜手而去。吳稚暉是着用在思想落後上面，我不管他。我以為假如當時男子確有性的切實要求而扳出道德面孔，加以抑遏，真是思想落後；受拍女郎爾時果自己有性的切實要求，或被引起了切實的性要求，反而扳出貞潔面孔，加以抑遏，也是思想落後。然而在此間須得聲明，我不是主張過度性質的縱慾。

（劍波） 一九二八年二月廿一日上海
——世界月刊第一期——

非戀愛與休戚相關

尊崇戀愛或者靈魂及神視戀愛者，均以爲一對愛人或夫婦中間，存有一種比別人中間更親密的「休戚相關」關係。他們說，把戀愛抹殺了，豈不使這一種可歌可頌的美德喪失了，而得人與人間的關係，變成像「路人」一般，或彼此以「利益」如前題，勾心鬥角，口是心非嗎？

又有一位好友向我說，你承不承認有「同性戀愛」這一回事？牠可以說是戀愛之一種。如果承認則

你可以說戀愛純粹是以性交為動機嗎？同性者愛中間的情愛親密，休戚相關，豈不是儘值得我們的注意嗎？

愛人間，夫婦間同性愛者中間的「比對別人更深的」情愛或休戚相關的關係，實在是事實，事實在我們的面前並不否認。

然而，要知道。「戀愛」或將互戀的二人形成了社會上全人中之一個小集團的形式，比對別人，別集團更親密更關心，那種「性的結合形式，」乃是人類在已經有私有制度的時候才有的。到了資本主義的時候，已經由繁昌而快要沒落了。牠不是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的，乃是後起的，隨私有制度而興，更將隨私有制度而滅的一種現象。

事實是顯然的，夫婦間，愛人間的一種更親密的關係，裏面有「經濟的休戚相關」一個因子在。固然還有別的因子如意見性情愛好之相投合與乎性交的和

譜上，

同性愛Hom-osexuality如果只是同情間的相愛好，比對別人更親密互助，而沒有發生性慾上互相滿足的關係，那末，並不是一種奇怪的，可以諡之為變態的現象。他是人與人之間本來應該如是的現象。若果，他們之間，或她們之間，有性慾上的意味，那只是「變態的性慾生活，」尤當別論。

人與人之間本來應該親密的，互愛互助的，休戚相關的，當像一對愛人那樣，而且還沒有戀愛者中間之「佔有」與「為取而與」To give for to take 等等的詐偽。不過因為社會制度變成了這樣使集團與集團間，階級與階級間，同職業間，異職業間，個人與個人間，都爲了利益的衝突而不得不互相鬥爭詐偽，於是，一對愛人，或一雙夫婦，除了自然的「性慾的意義」與「生殖的意義」而外，便恢復了人與人間的自然關係（即沒有利益衝突，而反有關聯）之一種不健全

的，但要優于對別人（與之利益衝突或利益不相關聯者）的關係。——這些是社會制度——私有制度所造成的。或許我的詞句說得不清白，然而我的見解總是不錯。

同性愛如果沒有性慾的意義存在，那末也是在私有制度破滅後，人與人間應有的自然現象。不過他是在這私有制度下面，覺得奇怪罷了。而且這種現象，只能說是「友誼。」便是 *homosexual* 的一詞，都不該存在。

所以說，我們主張抹殺兩性間的戀愛，並不是要抹殺那種「休戚相關」和「互助互愛」的美德，而是想（一）將這樣美德擴大于全人之間；（二）將性的職能 *The function of sex* 還之于自然，並抹去兩性間的「佔有性」和「相互間的自動的和被動的奴隸。」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于上海。（劍波）

——文化戰線第一期——

昆蟲的求婚

惠勒爾 William Morton Wheeler 著

按此文的記載，是作者和他的許多朋友如 Dr. Fairchild 父子，Mr. Nathan Banks, Dr. Curt Richter, Dr. George C. Wheeler 等於前年夏天在巴拿馬運河地帶的 Barro Colorado 島上的實地考查的報告，載於美國遺傳學月刊十五卷十二號。文中有許多動物的專名或學名，因中國無相當名詞，故列入原文，尚希

原諒！譯者。

昆蟲類中有一種顏色是微紅的大蟻，名叫「客勒蒲」蟻 (kelep ant 學名叫 *Ectatomma tuberculatum*) 二十年前的柯克君 (O. F. Cook) 便因為在卦特瑪拉 (Guatamala) 觀察牠的習性，以為可以把牠介紹到南部的國度裏來消滅木棉裏的甲蟲 (bollweevil) 而得名。後來這個試驗失敗了，人們遂漸漸把牠遺忘——其原因，以牠在美洲的熱帶地方，原是極普通而極易見到的蟻類。我在巴拿馬，卦特瑪拉和英屬季亞那地方，幾乎每天都見着牠在可透陽光的小路中的叢林樹葉上，恬靜安閒地徐行着；尤其常常地站在一些樹葉上，抬起牠的有皺摺的頭，伸出牠的長的觸角。有些時候，牠還現出那像被一些理想所猝然打擊的樣子，而且像在追憶費倫齊 (Arpad Ferenczy) 的諷刺小說 “The Ants of Timothy Thummel” 中的蟻先知那樣。然而客勒蒲蟻並不是如通常的有智能和

進取的昆蟲，牠只是最頑固的遊惰者之一，而且是蟻世界中的怯懦者。牠有時也捕得了小弱的或頻死的昆蟲，緩緩地帶到牠的穴內；不過牠常常就食的還是叢林中很豐富的各種「因格蟲」(Inga)的大碟形的蜜腺。其對於蜜的嗜好，大都因為在卦特瑪拉和別處的棉植物中也有存在，因為那些棉植物的總苞內是富於甜密的。

客勒蒲蟻巢於小樹下的泥地內。但不像那微黑的和園其巢以扁平泥塊的普通 *Ectatomma ruidum* 這種客勒蒲蟻建築一個單管坑道以直上達於樹皮。自其地穴入口的高度計約二英尺以至於三英尺。其直徑差不多有一又半英寸。包含了似氈氈的，纖維的和菜蔬的碎屑。若是坑道一朝自樹上裂開，那從外回轉的客勒蒲蟻，頗難尋覓他們地下巢穴的口道。可奇怪的是曾經在卦特瑪拉見到這種蟻巢而且描述其地下室的柯克君，却沒有寫出為別種蟻類所沒有的

似氈織的地道。然而事實上在巴羅可羅拉陀 (Barro Colorado) 島和美屬季那季的卡爾塔波 (Kartabo) 的巢穴裏的情景却是很常見的。

一 *Cardiacephala Myrmex*

在同一的植物或者同一的葉子上，和客勒蒲蟻一起的還有一種細而長的樹蟻。牠雖然比較更小一些，然而當在那叢林的微光下看來，却和客勒蒲蟻相似。所以有許多昆蟲學家認之為客勒蒲蟻的真正模倣者。約翰生先生 (C.W. Johnson) 將這種蟻認爲 *Cardiacephala Myrmex* 而希納爾 (Schiner) 却指出牠有六至八耗 (一米特中千分之一) 長，色如銹鐵的紅，和客勒蒲蟻相似，但是頭和腹部的末部却是閃光的虹色的藍色。翼短而窄，有兩根寬的棕色橫帶，一根是較窄而屬於尖頂的帶，有微黑的斑點接近牠的中心。這些特點在費爾切德博士 (Dr. Fairchild) 的拍照上是顯然可見的。其極長的細足中之中後腿，

在中部是極堅厚的。當着牠在葉上休止着，或跪着的時候，牠的翼是互相疊合在肚腹的後面，雌雄二者間是很相像的，除了在牠們的原始有性的特質而外。雌者有肚腹的尖頭，長而銳前疊於腹面之下，而雄性的生殖器雖然在相似的位置，但是更要小一些。

從參考的文獻中，希納爾氏對於 *Cardiacephala Myrmex* 的記述是在一八六八年。其標本為『Novara (意為再新) 遠行隊』在南美所採集者。約翰生指示我的標本，却是從英屬季亞那的巴爾提卡那 (Bartica) 來的。凡德耳伍卜 (Van derWulp) 在中美生物學 (*Biologia Centrali Americana*) 上所記錄，則謂從墨西哥的維拉克魯茲 (Vera Cruz) 和塔巴士柯 (Tabasco) 而來。因此牠便在熱帶的美洲很寬廣地散佈出去 *Myrmex* 這個種名是表示因希納爾氏發見乾製標本之有蟻態 (the myrmecoid appearance) 而定，然標本已遠不如活着時的像蟻，自然，遠在一八四三

年。馬克卡爾(Macquart)所定之屬名(即指 Cardia-cephala)是指牠有心形的頭,並非指那昆蟲頭上有牠的心,或者愛打趣的小丑是會得這樣說法的。

這種行爲,第一次爲班克司(Mr. Nathan Banks)所親見,以後其他的工作者在實驗室也反復地觀察到。在至少兩個禮拜的時期中,可以見到這在有日光的清晨和下午都扮演這種行爲。一打或更多的雌雄個體在許多天便選擇好而且採用那沿叢林小路邊所生的矮樹的大而平的葉子做玩樂場。那蠅們在葉子的上面跑動,做出急跳的動作,或者從一張葉子上飛到別張葉子上。他們很顯然地彼此都可以認識。那雌的當着雄的太過於接近了她的時候,她是非常的怕羞,突然的向他衝去,使雄的離開她。那雄的也時作時停的和別的雄者相鬥把他們的後脚直立起來向着別的撲去,如所描繪的東印度蠅那樣。

假如仔仔細細去觀察便可見那雄的有些時候却

靜靜地立着，並且從牠的長嘴 *robofcis* 的尖端，吐出一滴水珠，馬上把牠吞下，又吐出別的一滴，而且把牠吸入。這樣的反復多次和爲黑韋提 (Hewitt) 格拉罕士密司 (Graham-Smith) 和蒲爾維司 (Purvis) 所描述的普通家蠅一樣。其食管水液而伸長起來，牠並且更迭地吐出和嚥食他們食品的一部分以爲自己的娛樂。

假如雌的擬蟻蠅願意接受雄的，於是雄的便可以走近在幾生的米特以內。他於是便向着她做出特別的跳舞，從這邊步到那邊偏側他的腹部來向着她，並且同時下壓一直到牠和葉面相觸。他這樣地做了三次或者四次。人們或者可以揣出他是用以使雌者估量他的體胖或者在他的膝內含汁的量大。他或許是盡力以炫示其後腹部的美麗的虹彩。要之，當雌的目擊了這種「腹之跳舞」以後，便給雄的以一些機密的，我們所難以探見的符號。那便是表示她準備着接

受他的擁抱了。她立刻把她的頭拋向後面，現出她腹部的尖端，彎曲她的身子成爲一個弧形。於是雄的便立刻跑到她的背上，把他的長嘴和雌的長嘴接觸，給她以一滴食料；並且，在同時刻，他把他的生殖器插進她的腹部的細小的尖端內，那雌的便迅速且伸長她的身體；然而這一對配偶仍然是結合着的，常常繼續到十分以至十五分鐘的時間；雄的用他的前足固立在雌的前胸部而且與之相合，其他的一對足部立在葉上。他偶然也把他的前足伸前以扶雌者的眼目，但是他却更常常把頭和長嘴移前，吐置一小點的水液在她的上眼角裏。她立刻也用她的前足，把那小滴水液移置於她的長嘴內，這種舉動在雄雌雙方都要反復地做到十二回以上。在同時，這一對昆蟲可以在周圍跑動，或者站立一些時間，由那雌的決定所去的方向和休止。最後，用她的後足猝然一踢，她便把雄的驅走，於是他們便彼此分離了。或者在雌的覺得雄的

液體食品之供給缺乏了的時候，才把雄的踢開。有些時候，一個遊蕩的雄者走到雌的面前跳舞以求相合，但常幹是各自分離的。在匹偶之後，雌的可以在短時間內去接受別的侶伴。當她這樣做的時候，或許她為饑餓所鼓動，比為情慾所鼓動還要劇烈些。

二 別種蠅的求婚

雖然擬蠅蠅的求婚和匹配是不尋常的，然而據觀察者所見還有更足奇異的。巴羅可羅拉陀島的樹幹上和葉上常有許多的種類。我充分的觀察了他們的行為，可以說，每一種似乎都有他們的求婚型式。我現在把甲可布孫(Jacobson)在東印度蠅 (*Nerius fuscus* Wied)的報告抄在下面：

『在我的花園內的 KeIor 樹 (學名 *Moringa Pterygosperma*) 上，把十四個標本都捉住了。這樹已經瀕於枯死，在枝幹上現出許多枯朽的地方，一個啄木鳥飛來，用他的嘴，啄成許多碎片，遍地都是。在

這些地方，樹的汁液便潤將出來，這些蠅子便飛集於此，舐食樹液，交媾產卵。我在此處且縷細的描出他們在交媾時期中的特殊行動。雄者和雌者間的大小是顯然的。其特殊的行動包含於那被選的雄者從他的情敵防禦他的雌者中間，這簡直是一個公例，這些蠅用他們的長脚高擎着身子跑去跑來，所以他們的身體和樹皮離開得老遠。後來那雄者跨在雌者的身上把他的腿籠罩在雌者四圍，於是她做矮她的身子貼近樹皮而行，便是說，成爲一種蹲伏的姿態。但雌者前移，雄必隨之，且常以他的身體來底覆着雌的身體。無論何時，如有別的雄者走近他們，那雄者便猝然開始衝擊，結果，他的敵人常常馬上便飛去。他們的動作是很迅速的。然而那雄敵並不一定就離去，那麼一種有趣的爭鬥便發生起來了。兩個雄者都直立起他們的身子，張開他們的翅子，急速的振動。於是彼此互相衝擊，其中常常是一個用他的前足向他的

敵人的前足上推去。這種身子和身子的爭鬥，爲時甚短；但我有一次見着一回角鬥，竟達到四分鐘之久。其時，彼此都互相經過多次的衝退。在突擊之後，雄者仍回到雌者那方去；但是，假如他被仇敵所逐，雌者便立刻去接受他的仇敵了。當他們走到樹皮之時。雌者便從裂罅中舐起樹汁，用她的長嘴去探考一切的回穴和罅隙，假如遇着了適合的所在，她便拋投她的銳腹於內，而且產下一個卵。交合是常常發生的，不過只在一個短時期內。在發生的時期，雌者的頭抵着樹皮，使她的腹部的尖端可以舉起來。在雄的騎上了她的時候，交合便隨着發生了。

三 求婚的型式

如上面所述的螳的婚媾情景，已極奇觀；然而薩更(Osen Sacken,) 培扣(Becker) 米克(Mik,) 奇舒納(Girschner,) 亞爾特立區(Aldrich,) 和吐里(Turley,) 霍立脫(Howlett,) 諸氏之短篇中所宣布

的 Empididae 族的肉食蠅的更可驚奇的行動，尤使我們得一特殊的新義。這些作者的觀察使我們能排列這 Empididae 類成爲下列各羣使之足以表示求婚的進步程序：

(一) 雄雌二性都捕獲一些別的小蠅，而互相哺食。在這種情態，有似於別的食品的和劫賊的蠅屬，如 Asilidae 一種爲 Empididae 之所從出的蠅族 Tachydromia, Hybos 屬的種和少數的 Empis (trigramma, punctata 和 Scutellata) 都屬於這一類。哈謨 (Hamm) 描寫這種 E. trigramma 的較簡單求婚式如下：『在六月五日 (一九〇八) 的下午六點四十八分鐘，我見到一個住在一張葉子上的雌 trigramma，在離她有一英寸距離的地方，飛下一個雄的，把他的翼搖動了好幾秒鐘，便舉起他的前腿波動着。雌的亦扇動她的翼，舉起她的前足搖動來和他相應和。於是雄者更擦合他的前足有數秒鐘之久，更

迅捷地動搖牠，同時又疾扇他的翼子。這種舉動，彼此反復的變異每三分鐘左右又移動一個位置。這一對新婚夫婦於是便漸漸接近，使這一個能和他一個的前足相觸，成為擁抱和愛寵的態度。如是他們繼續下去，而雄者更常常迅速地搖拍他的羽翼。這種動作繼續過二分鐘以外，當着雌者輕輕地舉起她的尖端時，雄者也溫而且雅地飛騎在她的背上，交合便馬上開始了。像這樣的求婚所佔的全時間，差不多在五分六十秒的左右。』

(二)雄者單單去擒獲一些昆蟲咬至麻痺的程度，但並不傷害牠。當着雌的同別的一羣雌的在空中舞蹈的時候。他把牠帶着飛到雌的面前作為貢獻。當她喫食他的婚嫁的贈品，裂為多片，揉而吸其汁的時候，交合的事便在一些植物之上發生了。迄事竟而交媾已罷，其捕獲之食品，已成為皺縮之餘滓而下墜。這種行為，在 *Empis borealis* 和 *Hilara maura* 中

爲蓋惠脫 (Howett) 在一九〇七年反復攷察而得，至於在 *Empis opaca*, *tessellata* 和 *livida*, *Pachymeria femorata* 和 *Rhamphomyiasulcata* 中，則在一九〇八年爲哈謨所發見。

(三) 在 *Hilara* 的各類，如普爾敦 (Poulton) 在一九一三年所述：『雄者的預備的捕獲品或其他食品，並不爲雌者所食，而只變做一種飾品或者玩品以爲交媾時必需的刺激。』他總述哈謨未刊印的考察如下：

『各種蠅屬皆在水面飛旋，而捕獲品或別的東西便常常在水面爲雄 *Hilara* 所啄得。雄者取得各種漂浮的昆蟲——有時特別是雙翅類，有時却是蚜蟲——以懸於樹或其他植物之上。有些種類幾乎願意取得浮在水面的東西，而別的似乎只取一種特有的昆蟲像蚜蟲。假如所得的東西太重，雄者便在獲得以後，用最大速度，極力旋轉，直至那重物升在水的尖

圓形的漩渦之上，於是始從渦頂擒之而去。在哈謨的攷察中，*Chironomus* 類的雙翅昆蟲，毛茸的雄蕊，雛菊的射出花，常為雄者所採取而以之餽遺雌者。哈謨的實驗更可以使他決定雌者所有的東西乃雄者所貢；牠們的支配總是飛着支配的。如第一次用網一兜，所捕得的都是從水面拾着東西的雄蟲；次後乃能捉得還持着這些東西然而已成對了的他們。……哈謨從可嘉的試驗裏決定雌者所持之物，為雄者所贈予的；當被捉住時，這些東西雖必棄掉，但可以看見有白花或黃蕊下垂一對的飛蟲間，而其下的一個照例是雌者。』

(四)這一羣中，為其他一些 *Hilara* 種類所代表的，依季爾希納爾 (*Girschner* 1899) 和米克 (*Mik* 1894) 說是 *H. Maura*, *interstincta*, *aeronetha* 和 *Pruinosa* 和一種美洲的 *Empis* (學名 *E. aerobatica*)。其雄者捕殺一個極小的蠅，包於白的，柔輓的或似絲

質的包幕或者一種橢圓體的物塊中，那或許是由他口中出來的或者是唾腺所成的物體。這種東西是送給雌者做婚禮的，在她的足中旋轉，當她是在交配時他便掉下了。關於這些婚禮的球或繭由亞爾墨其(Aldrich)和屠爾勒(Turly 1899)所述，是極其有趣的，但他們的敘述却不全都正確。據普爾頓(Poulton)在他複述哈謨的觀察中說：『這球是在翅上做成的，牠的構造方法簡直不能追考。被捕住的個體常常被發現擠出一種黏性的小球——或者球便從這種物質中做成的。然而極少疑惑：像這些情形，那球必在使雌者能受到一種刺激，雖使有極微小的和幾乎不能見的東西常常包含在內，有時則已經掉下，然總之是雌者製造的刺激物。那掉下來的球大概在交配以後，別的雌者即來拾起，去使用去了。』

(五)最顯明的，有些 Hilaras 的雌者，像為沙肯(Osten Sacken 1877)所觀察的種類和為伯克爾

(Becker 1888) 米克 (1888, 1844) 季爾希納爾 (1889, 1894) 所觀察之 *H. Sartor* 產生一特殊的魚甲似的絲片，但沒有一細微的昆蟲的核心。這種片是用來贈送雌性的。然而對於這些 Empidids 的觀察是不完全的，並且還要在蒼惠脫和哈謨的觀察中再去觀察。

四 食品與性的本能

從上面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在許多的蠅類中，食品 and 性慾在雌性是很密接地聯合的。於是她便變成雄性的寄生蟲以求他的飼養；而且當着交匹的時候，即便以一些不可食的小物事來作替代，使她在配合時可以玩玩。*Cardiacephala myrmex* 的情況是極有趣的，雄者以吐出來的食品飼雌者，求婚的時候，直接吐在她的嘴裏，在交媾的時期，則把食品放在她的頭上，因為那個時候他所處的地位，是不能用他的長嘴達到雌性的口邊的。許多著作家以為：這種食品與

性慾之聯合，是由於雌性的卵窠中的卵迅速成熟，在生理上面遂極需要食品的集中的緣故。又在有些昆蟲中，這裏包括許多奇異的例子，是把食品利用得極經濟和最吝嗇的，這例子便是雄者的自己備有必需的食料而去供給雌的。

我們可以發見許多情景，如我在上面所引的一種，甚至於在直翅類的昆蟲中，一種如原始的組織的複疊的秩序和如雙翅類的許多習慣，都特殊化了。漢可克 (Hancock,) 波爾底勒夫 (Boldyrev,) 因格爾哈提 (Von Engelhardt,) 和富耳敦 (Fulton,) 曾經指示過那在美國和歐洲的 *Oecanthus* 類的雄樹促織 (tree crickets) 在他的胸部背上一個大的腺，其分泌之液是供雌者在接受「精胞」前後時所食的。而接受精胞的行為，在這種昆蟲內，便是交合的開始。腺分泌物之具有食品價值，已由富耳敦對於一個雌的 *Oecanthus nymph* 就食於一個已成熟的雄者

的臉上的觀察指示出來。

總之，在一些別的直接類如像螳螂(*Mantis religiosa*和 *Stagmomantis Carolina*)其雄飼雌的食料的意義，亦非常明晰。法布爾(*Fabre*)和勞氏(*Rau*)在 *Stagmomantis Carolina* 的生物學上已指示我們，在交合時期中或以後，他把自己供給那雌者吃。我且引述法布爾所記述的可怖的奇觀之一部分，因為他是一個有關主題的好例，而且可以使我們驚異他所寫的在巴羅可羅拉陀島上所見 *Cardiacephala* 求婚的事實。

【那差不多是八月杪了。雄螳螂，一個細而美的戀愛者，他知道這正是美景良辰了。他舉眼四矚，及其匹偶；更移其首以隨之，屈其頸，昂其胸，面若有無限深情者然。昂立不動者許久，似在默察他的愛者，雌者亦然。不久，雌者給雄者一個表示，此表示非我們所能知的。於是，雄者趨前，豎立他的羽翅，不住的抽搖的

顫動。這便是他的宣言，他怯懦的騰身於雌者的背上，失望的貼合着她。這種擁抱為時甚長，有時竟達五六點鐘。在這個時期中，一切都不值得注意的。隨後，他們分離了，可是他們不久可以更親密地把肉體融成一片呢。假如那可憐的愛者，被他的夫人視為肥食之施與者而愛他，那麼，他便是雌者所特選而被其鍾愛了。在一天之中，或者在朝晨之後，雌者便把雄者擒來，從背至頸，加以撕裂而吞食之，只餘下一雙羽翅。於此我們並不發生嫉忌之情，只單單覺一個不快的風味而已。她不管會否將卵產下，是預備歡迎第二個雄者，並且如前者一樣地把他吃掉，如是相繼；以盡他被食的義務。我在兩禮拜中，見着為同一雌螳螂所食的，已有八個雄的了。」

關於食物與性慾的關連我還希望對於節足蟲類動物再加以注意，如雌蜘蛛對於雄者殺食的嗜癖等。雖拍蘭克維奇 (Petrunkevitch) 告訴我們，謂故事

中所說雌者於交合之後，便立刻攻食雄者的話，遠於事實，然而在他自己的觀察却說，在交合以前，雄者只供奉若干食品於雌者，而在交合以後，他便須加緊注意以逃避他的生命。他說。

「蜘蛛的求婚原是危險的，所以雌者是否以友誼對待雄者還是疑問。關於獵蜘蛛的情景，簡直是一個公例，那雄者從一個安全的距離處開始他的求婚，用他的前足迅捷地在地上扑擊，後脚直立起來即低着頭走——求婚形式每種各有不同——然而他決不能不注意雌者而防危險。在蜘蛛之下，「互相食」是很平常的。一個強暴的餓蜘蛛，除了她正為性慾所刺激的時候，她是不認識她的雄伴侶的，她只認他做自己的俘虜。但是，當她已十分飽足而又為性慾所刺激的時候——這種情形大半在於卵之成熟與空氣之溫暖——雄者才有接近她的可能。」（劍波譯）

性美與藝術

在『自由』Freedom 本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及五月合刊上，Grant Allen 有一篇論文『性美之頌，』他在我的心靈內留下了極特殊的情感：一種是讚賞他所作用以表示其理想的詩的和巧辯的形式；別種則是對於他的傾向之反抗。他對於性在自然和藝術中的職分之解釋，於我似乎以為過於誇大而非盡事實的真陳述。這一類的論證可以向一些人宣言，然而一般愛好邏輯之人的了解，並不贊同將有價值的，和

正當的天性與人的本能，概括於一切統治和貫徹的能力之內。我們可以概括其他各種有力的本能，如像飢餓的本能，自衛的本能，生存的意志，和自由，而以爲同樣正確嗎？由此種概括的趨向，以至於嚴正的學說，不是一個長階段，而且我們有其對於科學的各分支如藝術學說之於各種趣味一般；然而即使其爲是優者，亦難有一種比自二至三世代更長久的存在。

去跡尋一切可愛的，一切可以觸着我們的官能使之愉快的物事，歸之於性本能的選擇能力 *The Selecting Power of sexual instinct*；將醜惡的和愉快的，遺給別的未解釋的力量，這是足以迷人的。一切的生命和文明社會，極真實地反映於藝術的魔鏡的之中，由其各種不同的現象之併合和互爲關係而有其存在，因自然的環境或一些個人的指導力而和諧於一種不知的狀態中。一切的生命是一種協調 *Compromise* 在其中，性的本能有其無可辯駁的

位置；然而自然現象是不能以力或本能的單個動因而解釋的。謂水因冷而凝結是十分正確的；然而那對於物理學者便不是一個認為滿足的解釋，他問爲什麼一間房子，一顆樹，或者他自己不也凝結起來。

社會的生產力和經濟結構，在政治思想上而且在人心及其向藝術理想的轉換 *Idealistic transposition in to Art* 上有大大的影響，然而對於創造那樣的現象，全能的物質獨裁者（如馬克司主義者所完成的）和精神的獨裁者都是錯誤的和愚蠢的。所以說自然的機體的變易，是性的選擇之結果，之唯一結果是不正確的，而且以人和他的心理的品性來解釋，也一樣不對，我不相信，任何存在的學說，牠以人對自然美的喜愛和厭惡歸之於性的情緒，有之，便是佛洛伊德的學說，牠簡直是一種心理學的危險的嘲笑文。

但是假如性的情緒不是自然的專斷（或獨裁）的力量，那麼也不是藝術的專斷力量；藝術乃是人願熱

情之極真純的表示。假如我們注意偉大的文學，我們固然也不能否認鼓舞牠的性的情緒之無所不至的貫徹之Poel。從阿德西 Odyssey 的神話以至於 Boccaccio 的奇譚，Ariosto 和 Tassr 的史詩，和 Rabelais 的幻想而機巧的奇譚和我們最近的美學者，中間有一莖性的加榮的線索。我讚賞牠們，正如那些看這些有着性愛的加榮的文學創造中，別的題旨也攜手並進者一樣。然而現代文學曾經創造出藝術之新的型式。有一種過言的愛情性質的小說和故事，愈降到第二等文學裏去了。近代文學關聯到各種問題，性愛的本能——假如牠是呈現的話——也視為一種問題而論。藝術家的創造能力常常創造新的藝術，而且在今日社會問題佔有了昔日為性所佔有的地位了。高級的文學作品，在其中，性的情緒是有限制的形式，自然為數甚少，然而牠們是存在了的。

在近代文學裏我們尋見一些可讚美的『中間型

式』的標本，如像巴比塞所著的『火』Le Feu，會滿足許多文學的趣味，羅曼羅蘭的一些作品也是這樣。丹麥人 Anderson Neco 所著 Pelle, the Conqueror, 或許是我們在俄國文學中尋得的社會模式之極完全的化身。Dostoyevsky 是一個很深刻的思想家，妄費時間和天才以敘述愛情的冒險。他們在他的小說中出現的地方，是浸潤於一種曾經集中而且昇華了的，在他們中是危險或共通的事物之哲學了的。而且，托爾斯泰呢？每個人都知道他對於一切事物之以性的情緒為其本源者的反抗。他超出于人的這種自然本能的幾乎幻想之否定，他創造了他的短篇故事。在文學中他的最後著作Kreuzer Sonata 是對於性交的完全抹殺。不管我們同意於他們的意見與否，我們必須認識牠們的藝術表示。在偉大的自然主義者高爾該的故事中，很少的尋見愛的問題；他的襤褸百結的乞丐和法律外的人，少有去戀愛的機會。然而這些

故事遺給我們以有力的印象，我幾乎遺忘了大詩人 Verheren。他的詩未必因為他罕用戀愛問題或戀愛關係，如細心的畫家之使用其先彩的顏色而便不够是詩嗎？在他的詩篇之每一行中，都有難以解釋的魔力，或許他光榮於人類的工作，工業和成功，或將人類眼睛的曖昧之神秘為我們揭去。

在繪畫上，我們也有景色和甯靜生活的兩大區域，牠幾乎是中立於一切性的感情的。當注意表示人體的近代繪畫，我知道牠是完全地致謝於性美的豐饒而多獲的題旨，特別是法國繪畫；然而我在此間可以敘述一個曾經離開傳說的道路，而且依然在近代繪畫家裏面達到極可注意的品級。我是說 Ferdinand Hodler，他死於一九一八年。

我不需輕蔑過去的偉大藝術家之創造，牠將性美表示出來。我不是托爾斯泰主義者；我亦不維護牠的極端反性的概念。我所願看重的是，這種感情不是

一切統治的力量，以爲除了牠，一切別的生命之展示僅僅是次等的重要而已。反之，牠於我似乎是我們的時代與於更成熟與更嚴重的智慧，需要一種生命的充分表示。換句話，藝術有一種教育的意義與理想的意義。

——本文載 Freedom 四十一卷四四四期，
一九二七年的七月八月合刊。「性美之
頌」一文我曾譯載在『情化』雜誌上。

(劍波)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譯於上海。

談「母性」

倘使我有了小孩——

在我未表示對於「假如我有了小孩？」這個問題的淺薄意見之先，應當說出我對於牠的重視。以爲牠不僅是關於個人，家族等等，而實在是社會的問題。因爲將來社會是他們的，將來社會制度文化怎樣，又要看他們集體的能力與和諧，個人的天才和教養。我們，尚在青年的我們固然在最近的將來負有非常鉅大的責任，但我們的腳，也開始預備踏進「退休」和

「無能」的道路了。

中國人對於子孫固是看得很重的。但爲父母的宗法觀念太重了，教養子孫「成龍上天」，是光榮祖宗家族父母親戚的；最低的意念也是「傳宗立後」，兒子向父母負「養兒防老，積穀防飢」的責任。他們因爲設有「與社會生連帶關係」的概念，所以他們並不求向社會負責，那只圖依照祖宗父母的私意造出怎樣的一個人。——這個出發點已經謬誤極了，其結果已可預度。至於在分娩以後的養育期間，父母——因爲他們沒有一點生理衛生的科學常識——只一味依照沿襲的迷信，像初民一樣的，溺愛他們的兒女。無產者，自然朝夕謀生的工作所累，不能給他以充分的或適可的營養和看管；但還幸，嬰兒尙能獲得一點自然的呼吸。至於富有的人家，因爲過於嬌養之故，反多少浮喪了他的自然發展。而況將來的教育與環境，還要給兒童以極大的影響呢！說到這一方面，無產者的

命運，固然是已為他們經濟地位所限：然而為所欲為的富豪，照自己的模型概念陶冶出來的，也不過是社會的蠹賊或寄生蟲，官僚，學閥與買辦階級而已。為父母的低級意欲固然可以十分滿足，但社會已被其害。

我是一個未曾做母親的女子，但是，「假如我有了小孩，」又將怎麼辦呢？這是值得早加注意的問題，尤其在我的理想——兒童公育——未實現之前，我既不願將自己的小孩付給現在社會已備就的惡毒染缸，使他將來做一個 Anti—society 的蠹賊和寄生蟲，不能不先有一個「預想。」然而我自己對於兒童稟賦有關係的善種學；和與後天習得性有關的教育學和兒童心理學……都是「門外漢，」所以我不相信我今日未成整個系統的「預想，」會和我的「出發點」和「希望」生一致的結果的。但我也希望藉着這個機會來談談。

小孩是異常難養的，他與母親的極大的麻煩。中國自古以來，自然有萬萬億億的慈母，然而她們因為太嬌養溺愛之故，也生出不合適的結果：時至今日，婦女已從家庭的牢籠解放到社會事業園來，一般「新」婦女——雖無對於自己的兒童的教養，也會注意。——總是不大能忍煩難，耐苦痛。或則遣之乳母或保姆，以為自己還有更大的對「社會」的活動，譬如要去爭得參政權啊，要去赴某某軍慰勞會啊！——等等，但我以為，為社會全人的幸福多爭得一分而犧牲一己的私情是可以的，但因此而賤視「母性」——若「母性」和「社會事業」無關係，或以為彼此有多大的輕重懸殊，這是錯誤的。現社會科學與一般非無產的婦女能享——受科學普通智識的婦女以操縱自己生育的權力，早無須於效步原人的墮胎（Abortion）和殺嬰（Feticide，）如若自己甘願生子，則「母性」的責任應當肩負起來，不然，則將來子女之種種不良的

發達，與對社會的影響，當由為父母的負責。我雖不像愛倫凱那樣，認定母性是婦女唯一的責任，但我敢肯定婦女不應該捨棄母性的重大和神聖的責任。那末，現在一般新的婦女，對於自己的子女之不負責任是應該糾正的了。

乳母的僱用，本是中產和有產者的特權，這個辦法，自有他的效用。便是可以減輕母親勞瘁和時間將這點節省的勞力和時間用在別的——譬如社會事業上。但是我却是不贊成僱用乳母。其原因是：（一）太不人道了，有乳的婦女，她還是有嬰兒的母親不過我們比她富足一點，我們應該從她的嬰兒口中奪過乳來餵養自己的孩子嗎？便應該用金錢賣去她大部分照顧她自己嬰兒的時間和精力嗎？有錢的便有剝削榨取別人的母愛 (Patrineco) 或母性 (Patrinamo) 的權利嗎？這在我們是不該的，我想，新的倫理觀念也不容許我們如是。再則，我們對於所僱乳母，無從

精細的考察其生理之究有無隱病，性格之是否柔和，是否喜愛清潔，有新的合於科學的育兒智識？我們既不能知道，而且現社會也沒有養成這樣的人才。我們如果看重自己的小孩子，想從幼至長，便有體育智識及德育（此詞不當，姑借用）的均平發展，便不能委給一個不能相信的陌生人。而況嬰孩的學習能力甚深，亦正是施教之適宜機會，若雇用乳母，則因接近之時多，不免有從乳母處學得不宜之習慣等等，要之，我是不贊成僱用乳母的；如果母親自己乏乳，我想牛乳及其他小兒適於服用的食品亦可以代乳用的。

全人的教育，要求體格智慧和德性的均平發展——無束縛的發展。嬰兒是人之始，亦即受教育之始，請略以己意分言如後：

衣服的用意，是在保護體溫，使不為風寒所侵襲。固然，我們可以做成各種樣式，綴上各種花飾以求美觀，但決不能因為過度的怕他不暖或為了裝飾

起見，使他穿得過分，束縛過緊，反而有礙身體之發育與健康。飲食亦須注意，須視嬰兒之體格而謹慎的與以恰合所能消化的食品，不可像成人一般的憑迷信作主，亦不可隨自己喜怒哀樂為其飲食之量與質的準則。而且飲食須有規律，有時節，不可隨意慣養，而時時刻刻都在雜食，否則必影響於胃的消化，更生別種病症，年長後，在兒童期，尤當注意。此時不獨體格有很速的發達，即在智慧與德性之發展上，亦有極大的關係。在此時期的兒童，應注意啓迪他的好奇心與好問心，為父母的應當隨時忍耐地實施設計教學，將他的疑問詳細而有興趣的解釋。再則更宜使之活潑，遊戲——合羣的遊戲是必需的。動是人的精神，也是人的希望。兒童之遊戲，不僅是有益體格，而且有益於德性。在這個時期，為父母親的，應該使他推愛父母兄弟姊妹的愛而愛其同輩，養成利他，合羣，休戚相關(Soldarität)和責任心(Verantwortlichkeit)

；尤其應當設法消除他的自利心 (Selbstheit) 和私有的一切慾望。這是非常之影響於後來的人生觀——思想和行動的。而且養成他的良善的社會性，也是自己對於社會應盡的責任。

待遇嬰兒或小孩，過度的嬌養，與過度的嚴厲，均兩失之。我是不贊成嚴厲的，嚴厲不惟使父母與子女之間生出惡的感情，而且斲喪他的天真，活潑，勇敢和智慧力，養成他的欺詐，死笨，怯懦和愚癡，子女不只是自己生命的繼續，而且應該看成自己最高思想的擔負者，與自己最高人格的完成者。為父母對於子女，應該認定，只有「施與」的義務和責任，而沒有「望報」或認為一己私有的權利。

我是對於「母道」全無經驗學識的女子，不過，我自己有關於此題旨的理想；所以只能將大要的理想提出如上。不過我總希望我們的青年男女同胞更注意到將來的兒童公育的實現問題。若果在現社會的

私有制度尚未破滅重建，兒童公育制度尚未確立，一切對於優生學以及兒童教養的理想，是不能完全實現的。

（天喬）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上海

被賣以後

一

社會的制度是這樣的在各個人上面以牠的權威
戡滅新的萌芽，環境是這樣的以煽動陳腐的骸骨的
陰風來逼迫着初升的朝曦。人，他雖然是能言語，能思
考，能利用過去所遺留的一切智慧，技能，和發明的
助物；但在人與人之間尚不能完全整整地在『合同利
益』之下聯合起來，單和自然爭鬥，而要分出鬥爭的
營壘，利益相衝突的小集團或各個人，他那能抵抗得

着決定人的生活的社會制度呢？即是說，在人的當中那有一切自由的存在呢？即是在社會上和經濟上處於優越地位的人，也不免要在「時代暴君」之下受限制，至於下層地位的男女，新的思想和新的行為都和社會制度起了劇烈的衝突。那還能容許你安然上進呢？至於女子更是處在數層壓迫之下，宗法社會的思想在現社會的人們的十分之九中還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三從四德，」「淑女賢媛，」「幽嫻貞靜」這些煌煌明訓，已經壓榨了過去的無數婦女，還要逼着現代的女子們奉為天經地義的遵守着，任隨強有力者，富有錢者和保有陳腐思想者侮辱，愚弄和迫害。敢於為了自己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職業的自由，愛情的自由，性行為和一切活動的自由而和時代的制度反抗的那便是叛徒，是淫婦，是匪痞，於是「道德，」「秩序，」這些兵車便會在你這孤苦無助的女子身上碾過；智識階級的教授們，聖徒們將舉你該凌遲的罪

狀。在這種社會制度能有「新」之可能嗎？能容許你做一個「新」的人——尤其是女人——嗎？

本來，我自己就不敢自認爲新女子，自然我也觀察不出來何謂新女子。什麼標準才算是「新女子」呢？舊的皮囊裏那能盛新的酒漿，以我的觀察來說，中國的人，莫說女子無一個够得上談「新，」就是男子怕也找不出來一個真正的沒有帶有朽氣的「新」人罷？這好比在嚴冰的冬天，雖然有敢於傲冰雪的嫩芽發生起來，想在宇宙當中活動，但不久，你就看牠的生命會被嚴冬所摧毀。現社會也是一樣，即有一些敢於存着新的思想，反抗的精神，欲和時代相戰的新男女，他的結果，不是委頓以死，就得改志變節，否則必爲時代所宰割，要之，都是被犧牲的 Vietims。這個父與子，母與女的鬥爭，無一日不在資產階級所歌頌的「和平秩序」的社會之下發生出來，如此的延續着，直至未來的新時代克服了舊時代之一日。

在時代犧牲的女子不知有幾千萬。她們是不知名的英雄，以我的寡交遊，當然所知不多，但就是一個兩個，已經可以使我傷心了。

我願意在下面舉出一個例子。事實發生在西陲的S省，更在S省的交通不便之S城。主人公是一個少女，當知不是具有「完全」的新婦女的「一切」特質，她雖是向「新的方面走，」但她沒有反抗的能力。——不，環境不允許她，智能不允許她，她於是犧牲了。……………

二

是六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在S縣立的女子中學校，年齡既幼；常識又淺，生活簡直是平凡。不知一切社會制度的萬惡，偽善者的狡黠和殘暴，所以在當時沒有受到怎樣深刻的刺激。我現在所引述的，是一個年將十五的少女，是一個父母雙亡的孤女，『既無伯叔，終鮮兄弟。』只有一個年邁的祖母，在女中學校

附設的幼稚園充當教職員，她的祖母帶着她在本校讀書，她的性情自然有點孤僻，但這是她的環境所造成，因為她在社會上的地位是無產者了，她受了有錢的同學的欺凌，教師的漠視，她只有孤僻了。但是她頗能發憤用功。每學期的成績總算是優等，並且感覺自己的智識太低；生活的不能獨立，更感覺得貧富區的太懸殊。常常渴望升學於中學，大學。她的志趣，並不是由虛榮心所鼓成，簡直是由環境的卑劣地位之刺激，與乎對於和自己一般的同學之同情而造成。她的年齡雖幼，學識雖淺，但見解却并不幼稚。然而在私有經濟制度未根本推翻，貧富階級未消滅之前，無產的孤女的她那有這種幸福呢？因此，她的希望變成一般人心目中的「無償奢望」，她陷於十分的苦悶中了。

不幸得很，在一九二三年的夏天，她的祖母因金錢的利誘，暗地裏將她許配與縣中駐防軍隊中的一

個連長了。當時她還不知此事，後因同學某女士在旁人處聽得一點消息，就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據說，某連長先送了二百元大洋給她的祖母，所以打動了貧寒的祖母的心，就將自己的孫女許給他。在這個時代之下，骨肉的恩情是敵不過溫飽的，她聽了這一席話，她着急了，哭了，她這知道是對於她一生的希望的危害與恫嚇，但是她並不像普通一般女子那樣，做弱者的表現去謀自殺。她敢於打起精神，將理由去反對她的母祖，因此與她的祖母爭論了不少的時間。她說，她寧願做苦力的工人，不願去做劣軍官們的姨太太，的確，她確實是做某連長的第四房的姨太太了。S省的軍官原來是很勢耀的，他可以為所欲為，只要她的利益不和他的長官的利益衝突。對於少女的淫辱，尤其是他們的能事。這個爭論，足足的鬧了一個星期，我們這些同學們，都為她表同情，去鼓勵他，雖然她的力量是如此渺小；而包圍她，向她進攻的還

有無數的惡魔，但是她是不屈服的，一個十五歲的女，牠的勇氣與認識不因壓力之大而減少，亦不因同學之勵鼓而欲倚恃，她只依靠她自己。然而，說到這裏，我又要提及校中的教授們了，他們和她們不但去鼓勵她，幫助她，而且還要幫助她的祖母去摧殘她，以利害的話去引惑她，以倫常道德服從的話去逼迫她，引經據典去迷蒙她，一切卑污的偽善的手段都使用出來了。幫助她的同學們，都被她們『一羣豺狗』威逼着，禁遏着，唉！年幼的女孩子，僅僅十五歲的女孩子，好像初出土的嫩芽，那禁得起這樣的風霜呢？對了，我們與她隔絕了，希望與她隔絕了，她們也好下手了。

她活活的隨着希望被送進屠宰場去。

三

兩月過後，她死的消息，傳到我們的耳鼓裏來，同學們大家都哭了，後來，她的女僕人——原是校中的

僕人——告訴我們她的經過。當他們隔絕了她以後，她知道她的能力不足了，一個人沒有反抗她們多數人的力量，她想逃，然而，她僅僅是十五歲的少女，家庭的網羅以外，還有經濟社會，道德社會，法律社會多重的網羅。不是她不敢，而是她不能。於是，她想自殺了。她也只有自殺的一條路，但是，周圍都是防範的人，便是自殺也沒有她的自由了。於是，她就開始「絕食，」但不上三天，她便被強迫與某連長結婚了。她已經是一個無力的女子，好像活牲一般，也就聽她們擺佈。她終日總是悶着哭着，這自然惹起了這殺人的劊子手。淫狠的狗彘的連長，大發雷霆，除了罵打蹂躪而外，還要受她的祖母的責罵，說她不會奉承丈夫，倍伴丈夫，在丈夫面前，老是板着面孔，沒有一點兒嬌態……然而，不幸的她，精神既感痛苦。又要受丈夫的毒打，祖母酷罵，絕食已久，不到十日，生命便已同希望一同投入死的國土。這時，僕人的同

情淚和我們的同情淚都流個不斷。她又說，當她出嫁的時候，曾大哭道：「我拍賣我自己了！我不僅不是社會的人，更不是我自己的人。我成了家庭，老朽，教員，兵的牲口了！我還有什麼希望？還有什麼自由？我沒有力量，我沒有金錢，我沒有幫助，智識是空的，覺悟是空的……我辜負了你們了！我的同學姊妹們，我……喪失了女界的光榮……」

真的，現社會的青年，現時代的叛徒「覺悟」固然是需要的，「力」尤其要需要！……然而她是一個僅僅十五歲的少女，——她的絕望，她的犧牲，誰之咎呢？

四

讀者，你怕還感覺得，這太平凡了；這太簡單了；這太不「新」了；……固然，我是向你們重述一幕血的慘劇，不是向你們說供談笑的奇談或神話，這樣「簡單」的事，會犧牲這樣的少女，這樣「平凡」的

少女，會犧牲在這樣「簡單」的情景中，你們看，誰之咎呢？固然，她是太不「新」了，也許她記不得比別人更多的「新名詞」，因為她只有行爲，只有淚；她是太不「新」了，因為她比不上二重人格的「五皮主義者」懷中挾抱的「新」(1)女郎，她走的路子只有兩條，「不自由，毋寧死！」

讀者們，我的話完了，雖然眼中還有餘淚，我希望你們認識這幕悲劇中包含了整個的社會問題，——(一)經濟，政治，教育，制度之根本改造；(二)現存的一切觀念之重新估定價值。 (天喬)

一九二八年二月廿六日於上海。

讀「自由的女性」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之一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高德曼女士是婦女的先覺者，是婦女革命的勇士，誰都知道的。她的理想與她的精神，從她的傳文看來，是使我敬仰到十二萬分了。

「自由的女性」是她的幾篇關於婦女問題的論文集成的，經我極忠實的讀過了，她對於婦女解放的正確的指導，理論的真實，與夫用辭的巧妙，在中國出版的婦女解放書籍中要算一本頂好的了。而使我受

了最深刻的印象，使我興奮起來的，就是她的「結婚與戀愛」了。此文是反對一切婚姻制而主張「自由戀愛」的，她視結婚為婦女的賣身，賣淫；視「戀愛」為兩性的自由的合理的結合。如她說「愛情不需要保護，牠保護牠自己，」又何需要婚姻制度呢！反之，她說「結婚只有姦污凌辱和腐朽她的完成的。」這是多麼的真理呀！啊！一切偽善的道德家，他們使人們趨於墮落將我們自由婦女們禁止在囚籠裏，來做了男子們的可憐的寄生蟲。

在這淫亂的社會裏，一般貧苦的人們，已受盡那吃人的政府的政治家的摧殘了。人民的膏血已給牠們——政治家——吸收盡了，是多麼的可悲呵！現在中產以上的婦女們，以為人民的膏血還可以吸取，並且想掠奪男子們的政權，也要鬧什麼婦女參政運動了，高德曼女士，在她的「婦女參政論」上極力反對這種新偶像的崇拜。她的理由很充足，假如有天良和有

公理心的人看了，誰不受感動呢？誰不表同情於她的理論呢？唉！多麼的不幸，中國的婦女們，學別人的好處是不可能的，但是，學別人的掠取政權的勾當，却可以超越他們了，現在中國的婦女團體，居然也有什麼婦女參政同盟會，豈非怪事嗎？還有一些講婦女解放論者，也是大聲疾呼婦女參政。唉！他們是多麼的愚笨喇！以為掠取瓜分了男子們獨佔的政權，就可以解放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簡單，不知還有許多下層婦女在三四重壓迫之下哩，高德曼引英國婦女參政的著名領袖班霍斯特夫人在她的美洲游行講演的時候，曾經自己承認過的話：『在政治的上級和低級的中間，是不會平等的，假若這句話不錯，那末，在經濟上遠不及因夏克勒登法例而獲利的貴婦人們的英國女工，怎樣能使之和政治上有優越權的婦女平等？據此，則無異乎在勞動婦女的背上，既使其背負經濟上的主人，又復強其背負政治上的操縱者。』

其次，在她的「賈淫論」「清淨主義的偽善」「婦女解放的悲劇」……等論文中，她對於舊社會制度及道德家與教士們加以致命的攻擊，她是多麼的勇敢呀！譬如現在所謂的婦女主義者，或婦女參政論者，甚而至於所謂……革命(?)治下的革命婦女(?)等！統統不過是片面的改良者罷了，她們的主張和設施，對於無產階級的婦女有些什麼利益呢？唉！不過是叫她們再一步一步的走向「婦女官僚」所新建的地獄裏去呀！

讀了她的「俄羅斯革命的婦女，」使我懷想那些女革命家，是多麼的令人欽佩呀，我的血液沸騰了，然而，我確實的慚愧，我不能如她們那樣的勇氣向前去革命。

可欽敬的勇敢的蘇菲亞拍樂夫斯嘉雅，阿爾加塔拉圖塔，斯比臘多諾瓦……呀！你們的精神已經在我們脆弱的心靈中注射興奮劑了。

中國的新婦女，能够真正了解解放的婦女，能够真正爲婦女解放爲無產的，噫！我却不敢自欺欺人，真實的說，怕尋不出來一個罷。這是多麼悲慘的事呀！莫說自己不能創造這偉大的工作，就是關於這一類的學說的介紹，也都沒有人去注意了。御用的學者，拍賣精神的新文化家那裏肯注意到這樣偉大的真理呢？我們平心靜氣的看看，中國出版關於婦女問題的好書，有幾本不是改良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的迷蒙藥？

（天喬）

一九二七，十，十五日。

我們的結合

錫琛先生：

我現在告訴你一點我的意見，並且希望你犧牲新女性一點篇幅，把我這封信刊出給我們的女性同胞看看。因為這件事不只是我們一二人的事，而且是性世界裏的事；而且還是橫在我們面前應加以注意解決的問題。我寫這封信的動機，是因為我的一位女友——我素來敬重她的——向着我的一位女同學說：『你知道 Miss 鄧和 Mr. 盧的——Kora Ama(n) to

——關係嗎？……她們的結合是沒有經過結婚儀式的。』(大意是如是，恕我不能活描出她譏諷的口吻，)她們自然是覺得這沒有經過結婚的兩性結合是可恥的，非禮的，不足尊敬的，呸！軋妍頭！是的，我不知軋妍頭的真實的定義。但是假如說軋妍頭便是『沒有經過結婚的兩性的戀愛的結合，』那嗎，軋妍頭也是對的，也較愈於引誘式的吊膀子，或者為勢利資格金錢所感而互相勾引，一天寫兩封情書，談幾點鐘情話，口裏貞操節烈，暗地裏……為愈些。牠們便經過了像煞有介事的莊嚴結婚，也不過是作一回雙穴的整賣。我是主張兩性的自由戀愛的，極端的反對儀式上的契約式的結婚。我不獨認定結婚是失了真的美的，善的，而是偽的醜的惡的，并不管結婚是新式的舊式的，都是賣身的筵席，賣身的契約，自由的人類，高貴的戀愛，要牠婚姻的儀式留下來作什麼？這是個人的主張，假如說我的主張和主張的實踐便是

可恥的，非禮的，不足尊敬的，那嗎，讓她們純潔（？）的靈魂不要挨近我。

我很想做篇專文來討論這個「結婚與戀愛」的問題，可是因為我的不學和多病的關係，只好「不敢」了。但是關於反對結婚的理論方面，我的親愛的同志劍波曾譯 Emma Goldman 女士——一個未結婚而和他的同志 Alexander Berkman 結合的全世界著名的女無政府黨——的戀愛與結婚一文，預備在新女性上登載，那便可以代表我的意思了。

對不起讀者，佔了新女性寶貴的篇幅！

（天喬） 一九二六，十一，廿三。



倪貽德 著

玄武湖之秋

實價四角 寄費四分

本書是新進作家倪貽德的創作小說集，是他對於新文學第一回的貢獻。他是一個青年畫家，俱有藝術的天才，所以他的文字十分美麗，本集所收，皆一時難得之作，實歡喜新文學的所必讀之書！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白 露 叢 書

第 一 種

淒 咽

劇 斯 雁 作

定 價 五 角

是書描寫青年男女，感受現社會不安的狀況，非常深刻，為青年作家不可多得之作品。印刷裝釘，均極美麗可愛。其內容，永生之門，厄運之淚，死灰色的春暇，灰矚絕望的圈裏，請柬，淒咽，圓軌上，悼亡集：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天喬 劍波 合著

新婦女的解放

全書一冊定價三角五分

這本書是天喬女士劍波先生的論文集，他們誠懇懇鮮明的指出了婦女解放的新出路，願我青年男女同志們，都能從這本書裏從新覺悟，共同攜手努力奮鬥，來建設一個完美的社會。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周全平 著

煩惱的網

實價三角五分 寄費加一

是書乃創造社中周全平先生最近的小說集，內容含有很好的精緻小說九篇，關於社會的，愛情的，都有。他有他特殊的作風，精細的描寫，益以動人的事實，凡是看見過他的小說的人，無不深深讚美的，現已六版，購者從速！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一九二八年七月付印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Time and Tide series” 之一

婦女解放與性愛

定價七角 寄費加一

有所權版

著者 天 喬 劍 波
發行者 趙 南 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印刷所

印數1—2000册

388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電話三九五四號

